



毛詩傳箋通釋

口 12
3187
12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桐城馬瑞辰學

遭家不造傳造為也箋造猶成也瑞辰按周禮大司寇
 以兩造禁民訟儀禮士喪禮造于西階下注竝云造至
 也書柴誓鄭注至猶善也不造猶不善不善猶不淑也
 雜記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不淑猶云不祥謂遭凶
 喪也傳訓為箋訓成者成亦善也禮記王制凶器不成
 不弼于市鄭注成猶善也淮南子本經篇五穀不為高
 注不為不成也成與為同義故箋以成申毛義正義釋
 傳云家事無人為之失傳悞矣又按詩多以不為語辭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五日
 購求

門 口 12
號 3187
卷 12

造與戚一聲之轉古通用則詩云遭家不造猶云遭家
戚卽後世所謂丁家艱也古字丕通作不若以造爲戚
詩言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與書文侯之命云閔予小子
嗣遭天丕愆語正相類似亦可備一解

嬛嬛在疚傳疾病也箋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釋文
嬛崔本作熒疚本又作宐瑞辰按說文宐字注引詩熒

熒在宐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熒熒與春秋傳熒熒余
在宐同說文嬛字注又引作嬛嬛在疚則作熒熒者三
家詩作嬛嬛者毛詩也據說文熒回疾也从夂營省聲
段玉裁曰熒引申爲熒獨取裴回無所依之意集韻曰
熒或作儻方言儻特也楚曰儻小爾雅寡夫曰熒楚詞

王逸注熒孤也是訓孤特者字以作熒爲正古从營从
叒之字以音近通用毛詩段嬛爲熒猶詩子之還兮漢
書引作營杜杜詩獨行叒叒釋文叒本又作熒說文自
營爲夂韓非子作自環也旬勻與營亦音近通用故詩
正月篇哀此惇獨釋文惇本又作熒說文趨獨行也亦
云讀若熒至疚訓病字以作疚爲正作宐者段借字也
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陟降上下也念此君祖文王上
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瑞辰按陟古通
作隲爾雅釋詁隲升也釋言降下也箋訓陟降爲上下
是也至謂上事天下治民則非詩書於天人之際多言
陟降陟降卽黜陟之義訪落詩陟降厥家言君之陟降

羣臣也敬之詩陟降厥土言天之陟降庶士也文王詩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助天陟降也陟降或言
陟下洪範維天陰隲下民隲下二字平列馬融注隲升
也劉台拱曰隲下猶言陟降言天冥冥之中常陟降之
其說是也陟降倒其文則曰黜陟亦曰降格書多士維
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罔以降格格亦升也釋詁格陟
升也陟
降庭止與夙夜敬止相對成文庭直也蓋謂文王陟降
羣臣皆以直道訪落詩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謂繼文
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猶陟降也漢書匡衡傳引詩陟
降庭止蓋本齊詩倉頡篇廷直也廷與庭同義顏師古
訓爲臨其明廷失之

訪落

訪予落止傳訪謀落始箋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
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卽政之
事瑞辰按爾雅釋詁落始也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王尚書曰與諸侯落之者謂與諸
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願得諸侯與始升焉
是其明證今按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開
也開亦始也孔廣森曰物終乃落而以爲始嘗考落之
爲始大抵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
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詩言訪予落止此先
君之終而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

引落始也訓之者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惟菊乃言落英今按終則有始義本以相反而相成以落為始猶之以徂為存以亂為治以來為往以故為今以廢為置義有反覆互訓耳

朕未有艾箋艾數也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瑞

辰按爾雅釋詁艾厯也厯數也又曰艾厯相也郊特牲曰簡其車徒而厯其卒伍厯當讀為閱厯之厯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是知艾厯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為未有數猶云未有厯也未有厯則難及故箋又言遠不可及正義謂未有等數失之又按艾字無傳義蓋與庭燎傳艾久也同據小爾雅厯久也則訓艾為久亦與訓

艾為厯為數同義傳箋義正相通

將予就之箋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瑞辰按就當訓

因說文因就也小爾雅就因也二字互訓箋云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即因其典法而行之也成王志在述祖故以能因為先耳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瑞辰按爾雅釋詁圖猷謀也猷

猶古通用猶訓為圖即謀也判渙疊韻字當讀與卷阿詩伴奭爾游矣同伴奭皆大也說文伴大兒奭字注一曰大也小苾詩以小苾名篇言當慎其小也此詩繼猶判渙言當謀其大也作判渙者假借字耳箋訓為分散

失之

未堪家多難箋多衆也我小子且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釋文難如字協韻乃旦反瑞辰按小豳詩亦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又引王肅解經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王肅述毛正讀難如患難之難此章解多難宜與彼同以讀乃旦反爲正禮記檀弓國家多難釋文難乃旦反是也爾雅釋詁阻艱難也郭注皆險難多難猶云多艱耳小豳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箋以集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此章無集蓼之文則多難宜指遭喪兼遇三監及淮夷

之難言之箋但以爲國家衆難成之事似非詩義

以保明其身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

之位瑞辰按爾雅釋詁孟勉也孟古音讀如芒與明音

近故孟津通作盟津孟爲勉明亦勉也凡詩言明明皆

勉勉也書洛誥公明保予冲子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

民明保猶言勉保也此詩保明宜訓保勉正與書言明

保義同承上休矣皇考謂以皇考之休美保勉其身也

箋訓明爲尊似非詩義

敬之

敬之敬之箋故因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瑞辰按敬字

从攴苟音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敬之本義卽警也

說文警言之戒也。又傲戒也。愨敬也。竝與警同義。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常武篇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此箋不以敬為警者。因義已具常武耳。敬之敬之。猶云戒之戒之。序進戒字。本取經文敬之為訓。

天維顯思。傳顯見。瑞辰按說文顯頭明節也。顯眾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為顯字。是經傳顯皆顯字之段。

借古文尚書不顯。正作不顯。小爾雅赫顯也。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赫顯也。天維顯思。當謂天道之顯赫。

命不易哉。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釋文鄭音

亦王以豉反。瑞辰按胡承珙曰。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

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命

不易哉。此以詩不易為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曰。命

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

說似非經旨。今按大雅文王篇駿命不易。釋文述毛云

不易言甚難也。此詩命不易哉。義當與彼同。胡氏謂當

讀同難易之易是也。至謂讀用王音以豉反。則非古音

難易之易與改易之易。其音同。讀如亦非。如後世讀難

易為以豉反也。

陟降厥土。傳土事也。箋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

所行。瑞辰按陟降猶云升降。土當讀如士。民之士。為羣

臣之通稱。猶訪落詩。陟降厥家。箋云厥家謂羣臣也。蓋

慶賞刑威。君之陟降厥家也。福善禍淫。天之陟降厥土

也傳箋竝訓士爲事失之。

不聰敬止箋不聰達於敬之意。瑞辰按廣雅聰聽也

不爲語詞不聰敬止謂聽而警戒也正承上敬之敬之

而言箋謂不聰達於敬之意失之。

日就月將傳將行也箋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

正義今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瑞辰按下句學有緝

熙于光明乃言學之有漸則上文日就月長止謂日久

月長猶言日積月累耳廣雅釋詁就久也楚詞恐余壽

之弗將王逸注將長也正可引以釋此詩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且欲學於

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緝

熙光也光廣古通用周語叔向釋昊天有成命詩曰緝

明熙廣也廣卽光也此傳又以光爲廣廣猶大也學有

緝熙于光明若釋之曰學有光明于光明則不詞說文

緝績也績之言積緝熙當謂積漸廣大以至於光明卽

大戴禮所云積厚者其流光也說文配廣臣也引申爲

凡廣之稱熙卽配之段借故訓廣又訓光緝熙與光明

散文則通對文則緝熙者積漸之明而光明者廣大之

明也箋言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失之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仔肩任也。瑞

辰按說文奮大也从大弗聲玉篇作費廣雅費大也傳

以佛爲奮字之段借故訓爲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廢亦

窮之同音段借正義云佛之爲大其義未聞由不明通借之義耳至箋訓佛爲輔者蓋以佛爲弼字之段借說文弼作彌注云輔也字或作費玉篇勇古弼字其音均與佛近故弼可借作佛也古弼字又通作拂管子四稱篇近君爲拂遠君爲輔賈子保傅篇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輔相篇大拂之任也廣雅拂輔也竝借拂爲弼猶此箋段佛爲弼也以經文求之从箋讀弼爲長韓詩作弗亦猶借字至仔肩傳訓克箋訓任其義相承爾雅釋詁肩克也說文仔克也二字同義克勝也勝亦任也

小志

予其懲而毖後患傳毖慎也箋懲艾也曰我其懲艾於

往時矣畏慎後復有患難瑞辰按段玉裁曰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志一章八句胡承珙曰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經文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慎彼在後之文遂臆增經字也今按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慎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

莫予荍蜂傳荍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謫詐誑欺不可信也瑞辰按說文禱使也徠使也合言之則曰禱徠雙聲字也爾雅釋訓粵峯掣曳也及詩

作莽蜂皆當爲禡鋒之段借爾雅訓掣曳而說文言使者
者掣曳即使之也爾雅釋詁拼使也又拼從也大雅莽
云不逮傳莽使也胡承珙曰頌之莽蜂與大雅之莽同
義莽蜂者謂牽引而使之也瘳掣音義同毛傳瘳即瘳
字之嬗說文引而縱曰瘳又通作摯摯亦掣字玉篇摯
掣竝與瘳同是也掣通作瘳猶易睽九三其牛掣釋文
引鄭本作掣說文作幫也箋云小人無敢我瘳曳釋文
引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是謂莽蜂爲牽引之爲
不善正義引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謂莽蜂
爲引而之善今按莽蜂之義止爲瘳曳故善惡皆通然
从孫毓說謂羣臣莫予牽引扶助正與序言嗣王求助

義合則較勝箋義矣莽蜂通作屏蓬又作并封山海經
海外西經并封葑後有首大荒西經有獸左右有首名
曰屏蓬皆取其葑後左右有首則互相牽掣義與詩言
莽蜂相近又中山經有平逢之山郝懿行謂卽邾山之
異名邾之言夾夾持之義則曰平逢平逢猶莽蜂也釋
文蜂本又作夆說文鋒讀若蠡潛夫論慎微篇引詩莫
與併蠡夆蠡皆段借字宋儒或訓蜂爲蜂蠹之蜂失其
義矣予與古通用據王符引詩莫與併蠡知予卽與之
段借箋訓爲我亦非又按爾雅釋詁扞使也字又作伴
洛誥伴來馬注尙書萃秩云萃使也均與禡之爲使音
義同平辨古通用故小爾雅又曰辨使也

自求辛螫。箋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瑞辰按此承上莫予弄蜂。蓋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莫與牽引扶助。徒自求辛勤耳。釋文引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按赦說文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螫字。焮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爲赦之同音。段借爾雅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敕。誡也。一曰。畱地曰敕。按畱地卽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段借字也。箋遂訓爲毒螫。失之。螫。唐石經磨改作螫。張參五經文字。螫式亦反。據說文。赦或作赦。是螫卽螫之或體。肇允彼桃蟲。拼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鷦皆惡聲之鳥。瑞辰按爾雅釋鳥。桃蟲鷦鷦。郭注。鷦鷦。桃雀也。俗呼爲巧婦。小鳥而生雕鷦者也。陸機草木疏云。今鷦鷦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俗語鷦鷦生雕。易林亦曰。桃蟲生雕。廣雅疏證。又引或曰。布穀生子。鷦鷦養之。今按古云鷦鷦生雕。蓋卽謂鷦鷦取布穀之子養之。化爲雕鷦。故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羸。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羸也。鷦鷦一名鷦鷦。幽詩鷦鷦鷦鷦。旣取我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鷦鷦取布穀之子。使化雕鷦也。此

詩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喻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雕鶚也。桃蟲，喻武庚。肇允，彼桃蟲。喻管蔡之信武庚。箋以爲成王信之，非詩義也。列子天瑞篇：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鷓。呂氏春秋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鷓互相變化，由來久矣。箋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據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鷓皆惡鳥也。以桃蟲一名鷓，鷓證之。當作或曰鷓鷓皆惡鳥也。定本集注遺鷓字，正義本又遺鷓字，遂誤作惡聲之鳥矣。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箋將耕先始芟柞其

草木。瑞辰按：周禮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鄭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引詩載芟載柞爲證。夏小正：正月農率均田，傳均田者始除田也。孔廣森曰：均讀爲耘，故傳言除田。今按載芟載柞，正耘田之事，故下接言千耦其耘。此謂耘除田間草木，與耘除禾間草者名同而事異。下文緜緜其麋，始爲耘除禾間艸耳。說文：芟，刈草也。从艸，殳。又芟，以足踏夷艸也。从灭，从殳。引春秋發夷蘊，崇之。今左傳譌作芟夷。此詩正義引左傳芟夷爲證，亦誤以芟爲芟矣。說文：槎，衰斫也。槎與柞雙聲。此詩載柞及周禮柞氏，皆當爲槎之段借。柞又與斫聲近而義同。說文：斫，斫也。斫，截也。內則：魚曰作之，爾

雅樊光本作斫亦柞斫相通之類又皇矣詩作之屏之作謂除木亦當讀與載柞之柞同

其耕澤澤箋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瑞辰

按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管子正

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澤釋古通用雪釋

卽此詩澤澤也釋文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郝音

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正義引爾雅釋釋耕也舍人

云釋釋猶霍霍解散之義是郭本爾雅作郝郝舍人本

作釋釋古音澤釋皆讀如度故郝霍皆通用卽皆釋釋

之段借小爾雅釋解也箋云澤澤然解散正讀澤澤爲

釋釋耳

侯彊侯以傳彊強力也以用也箋強有餘力者周禮曰

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

之曰以瑞辰按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侯彊

侯以皆在移用其民之列彊指彊有力者既自治其田

復有餘力治人之田以則傭賃專爲人用此其異也周

禮遂人以彊予任卬彊爲詩之侯彊予卽詩之侯以予

以古通用予卽與也與猶以也強予二字平列鄭注遂

人云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不知予卽侯以之以故箋

但引強予以證侯彊耳

有噲其饁傳噲衆貌瑞辰按說文噲聲也朱子集傳噲

衆飲食聲蓋兼取毛傳說文之義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士子弟也。義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饋饗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若。瑞辰按依愛以雙聲爲義依與殷亦雙聲古通用。王尙書曰依之言殷也。馬融易注殷盛也有依爲壯盛之兒有噴其饑四語皆形容之詞其說是也。今按小爾雅媚美也說文媿順也讀若媚廣雅媚好也盛與美義近思媚其婦亦形容美盛之詞思語詞猶言有也。
有略其士傳略利也。瑞辰按略利以雙聲爲義略者矧之段借爾雅釋詁矧利也說文剗刀劔刃也籀文作矧張揖古今字詁略古作矧是其證也正義略利釋詁文釋文略如字字書本作矧同皆不言爾雅作矧顏師古

匡謬正俗引爾雅略利也是唐時爾雅原作略今本作矧者後人據字書改耳。

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達出地也。瑞辰按生民傳達生也爾雅釋訓釋釋生也正釋詩驛驛其達方言達芒也郭注謂杪芒射出與毛傳合射卽初生射出之兒故箋以出地申釋之。

有厭其傑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傑先長者。瑞辰按說文廣雅竝云屢好也厭當卽屢之媾故厭然爲特美兒以別於下之厭厭也厭从尸獸聲說文獸飽也从甘从夙甘美也故厭亦有美義。

厭厭其苗箋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瑞辰按廣雅苗衆也。

苗與傑對言傑爲特出鳥苗爲衆矣厭與稽雙聲集韻
稽稽苗齊等也厭厭卽稽稽之段借作稽稽者蓋韓詩
箋及集韻苗齊等義亦當本韓詩此詩厭厭韓詩作稽
稽猶湛露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也

縣縣其鹿傳麋耘也釋文縣縣如字爾雅云麋也韓詩
作民民云衆兒麋說文作麋音同云麋耨鉏田也字林
云麋耘禾間也瑞辰按縣與民雙聲故二字毛韓通用
小雅縣蠻黃鳥禮記引作縉蠻是其類也釋文引說文
麋耨鉏田也今本說文作耘禾間也是以字林語羸入
詩及爾雅作麋皆麋字之嬗借

有飶其香傳飶芬芳也瑞辰按說文飶食之香也苾馨

香也二字音義同故白帖引作有苾其香苾又通作馥
楚茨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薛君章句曰馥香貌苾馥
雙聲故通用說文有苾無馥疑馥卽苾之或體

有椒其馨傳椒猶飶也釋文椒沈作倝尺叔反云作椒
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
箋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
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爲倝倝始
也非芬香瑞辰按椒與倝古音並从未聲故通用倝又
通作淑士林賦芬香漚鬱醕烈淑郁淑郁正芬香兒據
聘禮倝獻注古文倝作淑是倝可通作淑也椒或作茱
古又通借作菽淮南子人間篇申菽杜蘆高注皆香艸

也申菽卽楚詞之申椒也倣又與叔義近說文叔氣出
土也土氣謂之叔穀氣謂之倣義正相近說文叔字注
一曰始也則叔與倣古亦通用竊謂毛詩作椒卽倣字
之段借古音自讀尺叔反與餽爲韻不必改椒爲倣亦
不得訓爲椒聊之椒沈重謂當作倣陸德明直訓爲椒
皆由不明古人通借之義耳

胡考之甯傳胡壽也考成也瑞辰按諡法解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又胡大也廣雅亦曰胡大也大年
卽壽故傳訓胡爲壽胡考猶壽考也說文老考也考老
也是訓老爲考之本義引申之又訓成書詩言老成人
老成人亦老也故毛傳訓考爲成正與說文訓考爲老

同義

匪且有且傳且此也筮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
禎祥先來見也瑞辰按且與此雙聲故傳訓且爲此卽
以且爲此字之段借讀从此音與茲爲韻正義謂且實
語助失之又按老子河上公注云此今也傳訓且爲此
與下句匪今斯今特疊句以見義詞雖異而義則同皆
對下振古如茲言箋謂將有禎祥先見非詩義也
振古如茲傳振自也箋振亦古也乃古古而如此所由
來者久非適今時瑞辰按爾雅釋言振古也郭注引詩
振古如茲而釋之曰久若此王尙書曰爾雅本作振自
也古文自字作自與古相似因譌爲古毛傳之振自也

毛詩傳義疏卷三十一
即本於爾雅鄭所見爾雅本已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
今按王說是也說文自始也廣雅古始也韋昭國語注
振起也起亦始也振訓自亦爲古始而爾雅必訓自者
以言古古則不詞以自古釋振古則古有其語耳又按
振與終雙聲孟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是振有終義振爲始亦爲終古義以相反而相
成則振古爲自古亦爲終古考工記注齊人之言終古
猶言常也莊子崔注終古久也正與爾雅郭注久若此
義合又按振音近塵爾雅釋詁塵久也塵卽陳之段音
也

良耜

耒耜良耜傳耒耜猶測測也箋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
瑞辰按爾雅釋訓耒耜也釋文云本或作耒耜大元
經耒耜良耜耜字始見廣韻當卽耒耜之變體古耒耜
廂三字通用其音竝讀如側尙書中侯至于日耒鄭注
耒讀曰側春秋定十四年丁巳葬定公戊午日下昃乃
克葬穀梁作日下耒白虎通諡篇引春秋作日下側說
文廂曰在西方側時也引易日廂之離今易昃又作昃
孟氏易作耒此詩耒耜訓測測以聲近爲義猶耒讀爲
側廂訓爲側也說文耒治稼耒耜進也从田从人久引
詩耒耜良耜胡承珙曰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
耒耜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貌今按淮南子原道篇注

度深曰測則以耜入地之深亦得曰測爾雅舍人注耒
耒耜入地之貌亦狀其入地之深郭注言嚴利失之
或來瞻女箋瞻視也瑞辰按據下載筐及筥其饌伊黍
謂來饌者瞻當讀瞻給之瞻來饌正所以瞻之也瞻字
說文所無新附始有之古通作澹又作瞻作詹與儼史
記司馬相如傳漉沈瞻蓄漢書作灑沈澹災漢書食貨
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注澹古瞻字荀子王制篇物不
能澹則必爭注澹讀爲瞻此瞻古作澹之證也禮記大
傳民無不足無不瞻者釋文本作瞻云本又作儼小爾
雅瞻足也呂氏春秋適晉篇不充則不詹高注詹足也
此瞻古通作瞻儼及詹之證也此詩正假瞻爲瞻箋訓

爲視失之

其笠伊糾箋饒者見載糾然之笠瑞辰按倉頡解詁繩
三合曰糾說文糾三合繩也斗相糾繚也魏風糾糾葛
屨傳糾糾猶繚繚也葛以爲屨草以爲笠皆有糾繚之
形故竝曰糾

其縛斯趙傳趙刺也瑞辰按考工記鄭注引詩其縛斯
捆集韻引同蓋本三家詩集韻又曰捆或作趨是捆趨
實一字古文通借作趙捆趙雙聲通用猶朝借作朝也
捆之言致說文廣雅竝曰撻刺也故捆亦爲刺耳趙字
古又通鈹漢書禮樂志鈹四會員韋注鈹國名鈹卽趙
也吳斗南因謂此詩之趙卽鈹則非

以薺茶蓼薺薺去茶蓼之事瑞辰按說文樽薺器也薺
拔田艸也或作苾引詩既苾茶蓼此詩釋文引詩則作
以蓼茶蓼古以字作呂从反巳與已然之已通用是知
以卽巳也巳卽既也又按箋薺去茶蓼之事以正義云
薺去茶蓼之草事當作草今作事者誤从定本集注
積之栗栗傳栗栗衆多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栗栗衆也
此傳義所本說文積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蓋本三家
詩積積以雙聲爲義廣雅亦曰積積也栗與秩古音同
部通用公羊哀二年經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其
證矣說文秩積也據說文璫玉英華羅列秩秩璫猶秩
也則秩秩與栗栗義亦同蓋衆多則積積之必秩然有

序其義正相成也

殺時特牲傳黃牛黑脣曰特瑞辰按周禮牧人凡陰祀
用黝牲毛之社稷在陰祀之列宜用黝牲不宜用黃牛
爾雅釋畜黑脣特又牛七尺爲特邢疏引尸子曰大牛
爲特七尺此詩特牲及無羊詩九十其特皆當以牛七
尺曰特釋之特謂牛之大者特牲猶言廣牲廣亦大也
毛傳以爲黃牛黑脣曰特正義又謂正禮用黝報功用
黃竝失之

有球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箋球角貌瑞辰按說文斛
角兒球卽斛之段借詩兕觥其觥角弓其觥作觥者又
球之俗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

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此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曰宗廟社稷角握則社稷與宗廟同又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盧辨注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則是天子之牲皆角握惟賓客即諸侯故其性角尺又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其牲亦角尺大戴記山川曰犧牲盧注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是也以此推之社稷卑於天地而重於山川宜與宗廟之牛同為角握禮緯較毛傳為確正義既引禮緯又謂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為角尺未免曲徇傳說矣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嗣前歲者後來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

之人求有良司稽也瑞辰按廣雅似續也似即嗣之段借故似續二字同義以似以續猶云以享以祀以孝以享不嫌語之複也似續皆為祀事說文祀祭無已也祭無已故為似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謂享祀妣祖也此詩以似以續亦謂祀社稷也續古之人乃言繼古人之配社稷者古之人即先嗇司嗇也傳箋分似續為二義失之又或以續古之人為續其先祖如農服先疇之比亦非

絲衣

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漢書郊祀志張晏注以靈星為蒼龍左角星即天田周語所謂農

祥晨正者此也。高子以靈星尚有尸，則繹之有尸必矣。
瑞辰按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
云絲衣其屨，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
也。是子政以詩序言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正義以高子
之言爲別論他事，非也。惟漢書郊祀志言高祖令天下
立靈星祠，則周時靈星以祀天田，其祭未顯，且與序言
繹賓尸不合。惟趙徵君坦寶篋齋札記云：靈古櫛字，櫛
星者門有疏櫛，上飾以金，綴序若星，故曰櫛星。禮郊特
牲，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祔之禮宜
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
時而大名曰繹，爾雅闕謂之門，孫炎注謂廟門外，則是

繹祭祔祭之尸，位次皆在廟門外，故曰靈星之尸也。今
按趙以靈星爲廟門是也。名門曰靈星，猶左傳名車曰
葱靈，謂車有窗櫛，亦段靈爲櫛也。至從鄭注禮記以祔
祭爲在廟門外，又以祔與繹二者同時，則非。楚茨詩祝
祭于祔，毛傳祔門內也。此詩自堂徂基，基爲門內之位，
則祔祭宜在廟門內，因名其門爲櫛星耳。至後世學宮
前立櫛星門，據桂馥引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土之
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則門名櫛星，自祭天鎮星耳。趙
氏以爲古廟門之遺制，亦非。又按鄭志荅張逸云：高子
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據經典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

魯人大毛公是高行子爲毛詩傳授所本高子當卽高行子其人爲子夏弟子不得與孟子同時與小弁傳所引之高子不得謂卽一人也

絲衣其紕傳紕絜鮮貌瑞辰按說文紕白鮮衣兒引詩

素衣其紕蓋本三家詩絲與素雙聲故通用段玉裁疑素爲誤字非也注中以載與爵爲雙聲謂下載弁宜爲爵弁與絲衣相配然據說文作素衣則以衣爲皮弁服其弁亦皮弁非爵弁也又按劉向以衣爲公尸之衣與毛詩以爲祭服異其說當本三家詩

載弁俅俅傳俅俅恭順貌箋載猶戴也瑞辰按爾雅釋言俅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俅俅蓋以俅俅爲戴弁兒釋

訓俅俅服也胡承珙曰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毛傳所謂恭順貌今按說文俅冠飾兒引詩弁服俅俅上文俅爲衣兒則俅俅宜从爾雅說文訓爲冠服兒矣釋文云俅說文作紕今本說文亦作俅或陸氏所見說文本異又爾雅釋文云俅本亦作紕則詩釋文言說文作紕者或爲爾雅之譌玉篇引詩戴弁俅俅云或作頰頰則後人增益之字又引毛傳俅俅恭順貌作恭慎而以爲鄭箋誤矣

自堂徂基傳基門塾之基箋釋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瑞辰按基者畿之段借谷風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呂覽本生篇高注歷

機門內之位也。畿之言期限也。期，暮基古同音，故畿可借作基。楚茨篇：「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祊，說文作鬻，云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祊祭在門內，與畿在門內正合。祊與繹異名而同實，故言繹卽言祊耳。祊通作閔，爾雅釋宮：「閔謂之門。」據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注：「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今本爾雅疑有脫誤。又按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門內外皆有塾，以祊祭在門內，知傳言門塾之基宜爲內塾。正義以爲廟門外西夾之堂基，失之。

鼐鼎及鼐，釋文：鼐音茲，徐音災，郭音才。瑞辰按：史記音義引詩鼐鼎及哉，云哉音資，哉才一聲之轉，鼐从才聲。

故通作哉，猶今文泰誓：「齊粟允哉。」書大傳引作亢才也。說文：鼐俗作鎡，茲才資古竝同聲，故或音資。惠定宇以音才爲是，而以音資爲非，昧於古音通轉之義矣。

旨酒思柔，箋：柔安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瑞辰按：柔與

嘉古同義。說文：脍嘉善肉也。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詩：「蓋言奉旨酒，則思嘉德。」故曰思柔，箋訓爲安，失之。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正義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瑞辰按：據此是定

本及釋文本作吳正義本作娛然按經者每以釋文本若作吳則下不應又云說文作吳故盧文昭據史記引詩改釋文大書不吳爲不虞而俗本又改說文作吳吳大言也兩吳字爲吳皆肌說也惟臧庸曰釋文言說文作吳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吳而云然也今按釋文引何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吳正承上說文吳大言也言之當以臧說爲近或釋文但引說文吳大言也其作吳二字爲傳寫者誤衍耳至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驚蓋本三家詩虞娛吳古皆通用吳借作虞與娛猶虞仲一作吳仲鄭風聊可與娛釋文云娛本亦作虞也吳古音又讀同瓠故碩人娛娛韓詩作扈扈何承天謂吳胡化反

正讀近瓠說文鰾魚也讀若瓠蓋魚之大口者本名鰾與吳音近而義同方言吳大也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吳口下又重出𡗗云古文如此段玉裁从口大是知吳下大者卽𡗗字之變體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戴就傳漢引詩作不吳不敖而陸機徐鍇以作吳爲謬由不知吳卽𡗗之變𡗗卽吳之古文也何承天未檢查說文故又以作吳爲誤耳傳訓吳爲譁謹譁卽大言正與說文義合正義本作娛而曰人自娛樂必謹譁爲聲其義迂曲不若釋文及定本作吳爲善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瑞辰按遵養時晦承上於鑠王師而言言用王師以取是晦昧也晦昧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即接言時純熙矣以經文求之養从傳訓取爲是序云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猶云以取天下也宣十二年左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正引詩遵養時晦爲武經攻昧之證是養晦即者昧也者昧即攻昧也攻昧謂攻取是昧正與毛傳訓養爲取義合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脩明而遂告以言武也以遵養時晦爲誅晦亦與毛傳義合王肅釋傳曰率以取是

紂定天下以除晦其說是也說文古文養作羴从羊支支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取義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羞謂羣鳥所藏之食夏小正所云丹鳥羞白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養羞則謂取其所藏之食也呂覽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今按持養皆取也善持養吾意猶云善探取吾意即左傳所云予取予求也高注引先意承志爲證承當讀如痴僂承蜩之承承與拯同皆取也承志謂探取其志也又養與將古同義桑柔箋將猶養也廣雅將養也爾雅釋言將資也小爾雅廣言廣雅釋詁竝曰資取也莊子宋人有資章甫以入越者謂取章甫以入越也孟子匍匐往將

食之謂往取食之也。文選注引孟子作將而食之。猶云取而食之。其義愈顯。將為取則養亦取矣。又養與援引弋皆雙聲。援引弋皆取也。古養字本有取義。爾雅廣雅偶遺其訓詁。正賴毛傳存其義耳。箋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義本韓詩。外傳引詩言相養者之至於惡。非詩義也。杜預左傳注云。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又承箋說之誤。

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箋純太熙與介助也。瑞辰按純熙謂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晦昧於時遂大光明。猶緜之詩云會朝清明也。爾雅釋詁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猶大祥也。故下即繼以我龍受之。正謂受此大善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龍寵也。瑞辰按龍當即龕字。婿其半耳。方言鎔龕受也。齊楚曰鎔。揚越曰龕。龕字本从含。婿聲。或作龕。亦从含。婿說文龍部有龕字。注云龍兒。舊作从龍合聲。段玉裁本作从龍今聲。並非也。龕受猶言應受。廣雅應受也。周語韋注應猶受也。龕為受即為應。我龍受之。正與賚詩我應受之句法相同。逸周書祭公解用應受天命。襄十三年左傳應受多福。應受猶此詩龍受也。龕可婿合作龍。猶爾雅釋言洵龕也。釋文龕本或作含。可婿龍作含也。含和以雙聲為義。龍和亦同位相近。毛傳訓龍為和者。正以知龍為龕之婿。借其字从含得聲。遂以同聲之和訓釋之。和當讀同倡和之和。

古倡和字戶戈切不讀去聲和卽應也和應以雙聲爲義說文和相應也漢書集注和應也後漢書方術傳趙炳嘗臨水求舩人不和之卽人不應之也商頌長發篇受天之龍傳龍和也亦以和爲應謂受天之瑞應也廣雅龍和也義本毛傳王肅及孔疏訓和爲中和之和段玉裁又以龍爲雝之段借竝失之胡承珙據說苑辨物篇言神龍虛無則精以和廣雅釋魚言龍敷和其光古人言龍者實有和義然和但爲龍之一德未可遂以龍爲和也

實維爾公允師傅公事也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瑞辰按公對上王

之造言當謂先公允猶用也語詞之用也師當訓爲師法之師允師猶言用師也詩上言矯矯王之造造爲也爲猶成也蓋言王業之成所由足用爲嗣者實維爾先公用師正序所云酌先祖之道也傳訓公爲事箋以允師爲信得用師之道失之

桓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瑞辰按詩以桓名篇桓當爲和之段借桓與和古同聲通用禹貢和夷底績鄭注和讀爲桓漢書酷吏傳如淳注曰大版貫注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皆和桓通用之證逸周書祭公

解允乃詔畢。桓於黎民。桓亦和也。孔廣森曰：歌戈爲寒元之陰聲，故二部每互相轉。戚學標曰：桓之轉和，猶番之轉播，難之轉儼，單之轉鼉，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引詩：綏萬邦，屢豐年，以證武德之和衆豐財，以和名篇。蓋取經綏萬邦之義。綏本訓安，安卽和也。周書諡法：解好和不爭曰安，是也。作桓者和之，段借字，師克在和，故序以桓爲武志，非取經桓桓武王名篇也。又按桓武志也，據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義，桓者成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文。蓋此詩桓武志也。及下二章，賁予也，般樂也。文義一例，皆爲序文。釋文引或本以爲注文，非也。般詩疏引定本以般樂也爲鄭注，亦誤。當从崔集注以般樂

也三字爲序文。

保有厥土，傳土事也。瑞辰按：土與土形近，古多互譌。呂刑有邦有土，史記作土，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土，注或謂歸於園土，是其證也。此詩當作保有厥土，與克定厥家爲韻。保土猶言保邦也。作土者蓋以形近而譌。毛傳遂以事釋之，誤矣。

皇以閒之，傳閒代也。箋：皇君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之代。瑞辰按：爾雅釋詁：閒代也。書益稷正義引孫炎曰：閒，廁之代也。此承於昭于天言天德昭明。武之德亦昭明，故天命武王爲君以代之，猶書言天工人其代之，代天非代殷也。王肅謂代殷定天下，箋謂代

紂竝失之。又按顧氏詩本音言此詩首二句無韻下文
王方爲韻。天間爲韻。江氏永言天與間不相協。胡承珙
曰天與間固不同部。然音亦相近。戚氏證讀曰此當如
釋名。豫司充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正與間協。

賚

敷時釋思。傳釋陳也。箋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
陳釋而行之。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引詩鋪時釋思。鋪
卽敷之同音。段借說文敷收也。收敷也。敷有施陳之義。
則釋不得訓陳。當讀爲抽釋之釋。說文釋抽絲也。廣雅
釋言。釋抽也。抽與抽同。說文抽引也。敷時釋思。謂布是
文王之德澤而尋釋引申之。以及於無窮。卽序所云錫

予善人也。思爲語詞。末句於釋思同義。傳訓釋爲陳。箋
謂陳釋而思行之。竝非詩義。

時周之命。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
也。瑞辰按時與承一聲之轉。古亦通用。楚策抑承甘露
而用之。新序承作時。是其證也。周受天命而諸侯受封
於廟者。又將受命於周。時周之命。卽承周之命也。般詩
時周之命同義。此謂諸侯受命於廟。彼謂巡守而諸侯
受命於方嶽也。箋訓時爲是。但曰是周之命。則不詞。故
必增飾其詞。曰謂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義始顯。非詩
義也。又按顧亭林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韻。然詩無全
用語助爲韻者。胡承珙曰。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韻。中間

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以命與正韻。大招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為韻。未復以思字應前為韻耳。今按古音。命與名近通用。說文名自命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史記作命。孟子命世。卽名世。詩蓋讀命如名。故與定為韻。名定皆耕清部字也。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士冠禮。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為韻。正與詩定命為韻。相類耳。楚詞以名與均韻。是又讀名如命。正與此詩讀命如名者。為互相通借。或遂據以為真耕通韻。則非也。

般

序般樂也。瑞辰按說文昇喜樂也。此詩名般。與孟子般樂皆昇字之同音段借。小弁傳。訓弁為樂。又以弁為昇之媾借。

於皇時周。箋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瑞辰按白虎通義引詩作於皇。明周蓋本三家詩。王伯厚詩考引之。明周猶時邁。言明昭有周也。鄭君所見毛詩已作時周。故以君是周邦釋之耳。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箋則登其高山而祭之。瑞辰按觀禮祭山邱。陵升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升為祭山之名。爾雅釋詁。陟陞也。升為祭名。陟卽為升。亦祭名矣。周時祭山曰升。或曰陟。猶秦漢時曰登封。或曰登禮。

或曰登假白虎通義曰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蓋本三家詩卽以陟爲封禪之封據時邁序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則封禪本古巡守之禮秦漢以後乃侈言其事耳墮山喬嶽皆承上陟祭言之喬嶽始指四嶽則高山宜之言高山而傳以爲四嶽者據時邁傳高嶽岱宗也則毛公釋此詩喬嶽亦爲岱宗故以上言高山爲四嶽耳墮山喬嶽傳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瑞辰按爾雅釋山巒者墮郭注山形長狹者狹則近小故傳以小釋之說文墮山之墮墮者从山惰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墮義本毛傳墮墮本疊字形容之詞據正義云故知山之小者

墮墮然則正義本毛傳原作墮墮據釋文云墮字又作墮則傳本或有作墮墮者今傳上作墮下作墮誤也墮之言墮廣雅釋詁精長也字通作墮詩破斧傳墮蓋曰斧月令鄭注墮曰寶禮器注椌禁如今方案墮長士冠禮注墮方曰篋是也墮與喬對舉猶長與高對言耳說文別出墮字云山兒段玉裁謂卽墮字之別體允猶翁河傳翁合也箋猶圖也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瑞辰按爾雅釋言猷若也猷猶古通用猶爲若如之若又爲若順之若爾雅釋言若順也廣雅釋詁猷順也是知允猶卽允若允若卽允順也河以順軌而合流禹貢同爲逆河同卽翁合之謂也箋訓

允猶爲信按山川之圖則與翕河語不相貫矣至詩以山與河爲韻孔廣森曰此寒山之轉協歌麻者今按山之協河正與詩以原協差麻娑以嫖協何並轉音魚何反及古獻尊之爲犧尊若干之爲若柯嬖娑之爲娑娑嘽嘽駱馬之爲疹疹皆相類也

哀時之對傳哀聚也箋哀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瑞辰按哀卽杼字之別體說文杼引堅也堅義同聚對當讀如對揚王休之對對猶苔也謂諸侯皆聚於是以苔揚天子之休命也故下卽接言時周之命箋以對爲配祭失之朱子集傳訓對爲苔是也然以爲上苔下意則與下言承周之命不相貫矣

李黼平曰常棣原隰哀矣殷武哀荆之旅傳訓聚者皆指人說此亦當指人說言天下之人於巡狩所至皆聚是方而對苔王命其說正與予同至詩以對與命韻孔廣森曰此震溷之轉協至隊者今按命之協對正與訊之讀諄爲一類訊亦震韻字諄亦廣韻六至部內字也又按正義云此篇之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句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因有故解之今按三家詩有於繹思三字蓋因賚詩於繹思與時周之命相接故此篇時周之命下亦誤衍三字然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爲韻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上山河不相協故

知三家有此句亦誤衍也且賁詩於釋思承上敷時釋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釋思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魯頌

桐城馬瑞辰學

駟

駟駟牡馬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正義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作牡馬釋文牡本亦作牧瑞辰按正義云所牧養之良馬正釋經之牧馬又云定本作牡馬則注疏本作牧馬無疑今作牡馬非其舊也顏氏家訓言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又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李注及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詩皆作牧馬唐石經初刻作牡改刻作牧足利本亦作牧惟顏氏家訓言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初學記二十九白氏六帖

九十六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詩皆作牡釋文本相
臺本亦皆作牡今按牧與牡本一聲之轉其字同出明
母故本或作牧或作牡據說文兩引詩皆作牡馬揚雄
大僕箴僖好牡馬牧于垆野釋文引艸木疏云牡隲馬
也以釋經文牡馬則當從釋文本作牡馬爲是古馬政
惟牡馬在牧若牝馬惟季春合牧見月令則非季春卽
不在牧可知故詩但言牡馬耳胡承珙曰凡禽獸之類
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者言之至釋
文云駟說文作驍又作駟同按驍與駟音不相通駟與
駟實一聲之轉其字同出見母說文駟馬肥盛也舊蓋
引詩駟駟牡馬今本引詩四牡駟駟因下駟字注引詩

四牡騁騁而誤玉篇駟馬肥壯盛兒駟同上以駟與駟
爲一字之異體不言駟與驍同作駟駟者蓋三家詩說
文又引詩驍驍牡馬段玉裁謂當作四牡驍驍爲崧高
詩四牡躑躑之異文

在垆之野傳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
林外曰垆箋必牧於垆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瑞辰按爾雅多郊
外謂之牧一句李巡本牧作田毛傳無之垆說文作口
注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垆象遠介古文垆从口作垆或从土作垆亦無郊外謂
之牧一句又據叔于田箋及遂人注皆曰郊外曰野是

毛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與李孫郭本異確有明證正義據今本爾雅遂謂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其說非也傳引林外曰坰本以證坰之爲遠野正義又云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不同亦非傳悞

有驪有黃傳黃駢曰黃

瑞辰

按上句有皇傳黃白曰皇

見爾雅據三章有雜釋文雜本或作駢阮宮保謂爾雅舊有兩駢蓋同名而異物爲毛傳所本竊謂此詩傳黃駢曰黃亦當作黃駢曰皇與三章作兩駢者正同亦同名而異物皆本爾雅爲說爾雅爲淺人誤爲重出刪去其一毛詩又爲後人疑其二皇不應並用因準詩人義

同字異之例段黃爲皇以與皇韻猶三章改駢爲雜又或改作駢也黃白曰皇黃駢亦曰皇皆黃馬兼有別色之稱若單稱黃則止一色毛傳宜云純黃曰黃與純黑曰驪同訓何由知其必爲黃駢乎此固有以知黃爲皇之段借也爾雅皇黃烏蓋以皇黃同音段皇爲黃與此詩段黃爲皇可以互證

以車彭彭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正義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仳仳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

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瑞辰按此詩四章文義相彷彿並無分言四馬之義彭騁古同聲通用說文騁馬盛也引詩四牡騁騁據玉篇騁騁馬行兒今作彭是彭彭卽騁騁謂馬盛也釋與騁通廣雅彭彭驛驛竝云盛也伾與駑通廣雅駑駑行也又曰伾伾衆也衆亦盛也玉篇駑駑走兒說文無祛字祛祛當从唐石經及相臺本作祛祛與渠渠聲義近廣雅渠渠盛也是則彭彭釋伾伾祛祛同爲盛耳傳分爲四義非也又按始與善古義相近說文俶善也一曰始也則作爲始亦得訓善又始與治古通用爾雅釋詁治故也邵云治當爲始按始亦有治義秦風載獫狁驕

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博噬始成之也是始卽治也又爾雅釋言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不作猶不治不治猶不善不善猶不才也是知二章思馬斯才三章思馬斯作猶首章思馬斯臧也傳訓作爲始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與秦風訓載爲始同義始亦治也四章思馬斯徂徂當爲駑之段借爾雅釋言奘駑也說文駑壯馬也各本作牡馬誤此从段本奘駑大也玉篇駑猶麤也音義又與珎近方言珎好也珎美也又音近徂說文徂事好也則思馬斯徂亦與思馬斯臧同義不得如箋訓徂爲行古人詠歎長言不嫌詞複說詩者強爲分別轉

失其本義耳

有騅有駉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駉釋文駉字
林作駉瑞辰按毛傳釋騅駉俱本爾雅惟說文云騅馬
蒼黑雜毛段玉裁以爾雅釋言莢騅也郭注莢艸色如
騅證之知蒼黑為蒼白之譌段又云古作平字中直貫
下作平是以論曹魏者曰平之字曰不十也此詩經文
原作駉字故釋文曰字林作駉今經傳皆作駉失其舊
矣今按說文不大也从一不聲春秋僖十一年春晉殺
其大夫不鄭唐石經公羊作平平蓋不之隸變漢碑不
字又作卒下亦从十
有駉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雒瑞辰按說

文駉赤馬黑髦尾也髦即鬣義同毛傳釋文引作字林
蓋字林實本說文也正義曰黑身白鬣曰雒未知所出
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駉字而俗本多作駉字釋文
雒或本作駉字同阮宮保校勘記曰白馬黑鬣曰駉見
爾雅經文當是兩言駉故傳於下駉訓為黑身白鬣曰
駉白黑互易而不妨同名此毛意若雒字則係後人所
改俗本作駉尤非今按阮說是也爾雅釋畜馬屬既曰
駉上皆白惟駉又曰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馬牛屬既曰
黑脣惇而六畜又曰牛七尺為惇是爾雅固有異物而
同名者駉之有二亦猶是也此詩首章當有二皇亦與
末章二駉相類淺人疑爾雅駉馬不應有二妄刪其一

說詩者又以二駱不得爲韻遂作雜以別之雜卽駱之異體此亦猶谷風詩上作讎下卽改用讎之俗字作售以別之此詩首章上句作皇下卽段用黃也

有驪有魚傳豪骭曰驪二目白曰魚瑞辰按正義云傳

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骹而白長名爲驪也是正義本作豪骭白驪今作豪骭曰驪非其舊也然釋文本自作豪骭曰驪說文驪讀若箎字林言驪又音驪字从單聲單延也延長也蓋取豪長之義無取於豪白也曰白形近或譌作白正義遂以白釋之耳爾雅驪馬黃脊駮說文作驪驪馬黃脊毛傳豪骭曰驪說文作駮馬豪骭也二字錯出竊疑駮卽驪之重文單古音讀如尋尋

習一聲之轉故驪或作駮說文本兼載二篆玉篇廣韻竝云駮驪馬黃脊又馬豪骭正本說文是其證也後人誤分爲二字因以二義分屬二字耳孔疏言驪不見爾雅由未知駮卽驪也而釋文云駮今爾雅本亦有作驪者則知二字古固通用孔疏偶未檢耳爾雅一目白矚二目白魚此承上文驪白雜毛鴉言之蓋謂一目二目之毛色白也郭注謂似魚目失之毛傳說文皆作二目白魚與爾雅合惟釋文言毛曰一目白曰魚此自傳寫之譌段玉裁遂欲據釋文以改爾雅說文謂二目白則傳不言二不知一目二目相對成文此自屬辭之體耳

有駮

有饒有飶傳飶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瑞辰按說文飶馬飽也駮飽以雙聲爲義蓋本三家詩馬飽食則能盡力臣得祿則能盡忠箋義當亦本三家詩耳玉篇飶肥壯兒義本毛傳又云馥同飶此亦猶毛詩苾芬字韓詩作馥也

在公明明箋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瑞辰按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卽勉勉之段借謂其在公盡力也箋訓爲明明德失之

鼓咽咽傳咽咽鼓節也釋文咽本又作鬻瑞辰按說文鬻鬻鬻鼓聲也引詩鼗鼓鬻鬻今商頌作淵淵及此詩

作咽咽皆卽鬻鬻之段借鬻借作咽猶姻之重文作媯也釋文作鬻又鬻字之變體說文淵或省水是淵卍本一字

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瑞辰按唐石經有下旁增年字正義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疏引詩亦有年字但經以有與子爲韻自以釋文本作歲其有爲是耳豐大也大則無所不有歲卽年也故傳以豐釋有以豐年釋歲其有傳當以歲其有爲一讀豐年也爲一讀正義合六字作一句讀失之

泮水

薄采其芣傳言水則采取其芣宮則采取其化箋芣水
菜也正義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
此可知也瑞辰按惠氏周惕曰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
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僨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畧
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
菜退僨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僨
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今按惠說是也王制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
也此詩在泮獻馘在泮獻囚與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
告正合則詩言采芣采藻采茆宜如惠說以爲釋菜之
所用矣

其旂茝茝傳茝茝言有法度也釋文茝茝蒲害反又音
具反本又作伐瑞辰按羣經音辨卷三曰其旂伐伐

伐旂貌也伐伐卽茝茝之消茝茝又旂旂之段借六月
篇白旂央央釋文本作茝是旂旂古同聲通用之證其
旂茝茝猶出車篇胡不旂旂也說文旂繼旒之旗旂然
而垂也旂旂正旂之垂兒旂借作茝與伐猶發可借作

旂也

荀子韓詩外傳並引商頌武
王載發毛詩作武王載旂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瑞辰按說文鉞車鑿聲也

引詩鑿聲鉞鉞蓋本三家詩用本字戊音越歲从戊聲
故鉞鉞可段作噦噦說文歲讀若詩施罟泂泂賊讀若
詩施罟泂泂是其類也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

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釋名歲越也越故限也皆取聲
近爲義詩何以卒歲協烈禍以興嗣歲協較烈皆从本
音董彥遠正字謝啟云隸體散亡共守鑿聲之鉞鉞直
以鉞鉞爲誤字失之廣雅鉞鉞盛也義與鉞鉞近鉞鉞
亦言鑿聲之盛耳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茆音卯徐音桺韋昭萌藻
反瑞辰按說文肇鳧葵也又茆鳧葵也引詩言采其茆
陸德明引鄭小同云江南名之萑菜是茆卽今之蕪菜
或據說文引詩作萑从古酉字遂以毛詩作茆从卯爲
誤然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當讀爲
桺古桺卯同字而以爲味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

言桺古柳卯同音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
字以从卯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今按桺字从
亞爲古文酉裴松之謂桺从卯與辰卯同字非也而小
星詩以昴與稠韻十月之交詩以卯與醜韻此詩以茆
與酒老醜韻周禮茆菹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桺是从卯
之字亦讀同桺不煩改茆爲萑而後協也周禮縫人注
故書髮桺爲接櫛此亦卯桺同音之證

順彼長道箋順從長遠是時淮夷叛逆旣謀之於泮宮
則從彼遠道往伐之瑞辰按長道猶言大道爾雅釋詁
順陳也凡儀禮言南順卽南陳也順彼長道卽陳彼長
道謂陳大道於泮宮之中箋謂從彼長道伐淮夷似非

詩義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屈治醜惡也治此羣爲惡
之人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與毛
詩義略同爾雅釋詁屈收同訓聚是屈卽收之證然謂
收斂得此衆聚不若箋訓爲治此羣惡爲善爾雅釋詁
澠治也某氏注引詩澠此羣醜鄭讀屈爲澠故訓治其
義當本齊魯詩澠者汨之段音說文汨治水也周語汨
越九原汨越皆治也楚詞天問不任汨鴻王注汨治也
若澠之本義說文訓濁治濁爲治猶亂亦訓治也又按
屈與黜聲近通用周語易沈伏而黜散越王尙書曰黜
讀爲屈竊謂此詩屈當讀黜說文黜貶下也屈此羣醜

對上順彼長道以明善道則順陳之羣惡則黜退之耳
黜退卽所以治之與箋言治此羣惡義正相通

靡有不孝箋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瑞辰按
孝者季之隸變與孝弟之孝異字說文季效也从子爻
聲箋訓爲法倣正與說文訓季爲效合是知鄭君箋詩
時字原作季季字隸變爲孝猶教之隸變爲教也正義
云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力行孝似誤釋爲
孝弟之孝矣此承上昭假烈祖言當謂信公之法倣烈
祖言旣感格烈祖無有不效法烈祖者箋謂國人法倣
魯侯似非詩義

淑問如臯陶箋淑善也瑞辰按說文淑清湛也廣雅釋

詁淑清也。淑問猶呂刑言清問也。說文清服也。服卽明也。則清問又如言明問耳。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謂淮夷正義瞻印傳以狄爲遠則此傳亦爲遠也。瑞辰按說文逖遠也古

文作過傳以狄爲逖之消借故訓遠然云遠彼東南則不辭不若箋讀剔訓治爲允釋文引韓詩作鬣云鬣除

也除亦治也鄭箋讀剔字雖異其義當卽本韓詩耳逖易古同音剔借作狄猶春秋易牙史記作狄牙契母簡

狄漢書人表作簡過也說文狄从犬亦省聲故與易之讀亦者同音而惕或作愁逖亦或作過也。

烝烝皇皇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

皇當作眈眈眈眈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淮夷皆勸之

有進進往往之心。瑞辰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引申之

爲厚又爲美大雅文王烝哉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以傳訓皇皇爲美推之烝烝亦當爲美美與盛同義烝烝

皇皇皆極狀多士之美盛耳爾雅釋訓烝烝作也釋詁烝進也此箋義所本然釋詁眈眈皇皇竝訓美則箋訓

進進往往亦與美盛義相通耳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吳譁也不謹譁不大聲。瑞辰按

毛傳於絲衣篇不吳訓譁此詩無傳義與彼同正義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據釋文不吳

王音誤則讀誤者乃王肅義非毛傳義也王肅蓋據史

記引絲衣詩不吳作不虞又闕宮詩無貳無虞毛訓虞
爲誤遂以誤釋吳耳正義又云鄭讀不吳爲不娛故以
吳爲譁按絲衣篇不吳正義本作不娛故以此箋訓吳
爲譁亦當讀娛然據釋文不吳鄭如字則鄭箋本自作
吳不作娛說文吳一曰大言也大言卽譁不煩改作娛
也揚傷古音近傳蓋以揚爲瘍之段借釋文爲瘍字作
音或陸氏所見毛傳本作瘍傷瘍音同故本又作傷澤
陂詩傷如之何魯詩作陽玉篇陽傷也揚之訓傷猶傷
之通陽也揚或段作陽漢衡方碑不虞不陽卽此詩不
吳不揚之異文也據箋以不大聲釋不揚則鄭讀揚如
將上堂聲必揚之揚與不吳爲不謹譁語相類義勝毛

傳揚與傲義亦相近此詩不吳不揚猶絲衣詩不吳不
敖特變文以協韻耳

東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束矢搜然言勁
疾也正義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
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
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瑞辰按束矢之說多寡不
一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大射儀賓諸公卿
大夫之矢皆異束此以四矢爲束也周禮大司寇八束
矢于朝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此以百矢
爲束也淮南子汜論云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高注箭
十二爲束此以十二矢爲束也束矢無定數皆取斂聚

手言傳金通雅卷三十一
之義釋文搜依字作搜說文搜衆意也玉篇搜聚也字
通作蒐爾雅釋詁蒐聚也東矢非可齊發箋訓爲勁疾
失之

戎車孔博箋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瑞辰按博
傳古同音石鼓文徒馭孔庶廓騎宣博正讀博如傳故
箋以博爲傳之段借王肅訓爲博大失之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愆音獮曰濶也
一曰廣大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愆字注不引詩蓋脫去
陸氏所見本當有之又嬰字注讀若詩穰彼淮夷之穰
據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疆彼獮俗李注引韓詩獮
彼淮夷云獮覺悟之貌說文蓋本韓詩愆與獮皆獮字

之同音段借段玉裁謂作愆者爲毛詩失之淮夷於魯
爲近不得爲遠行兒亦不得如韓詩訓覺悟當从孟康
漢書注訓獮爲疆獮俗卽疆俗也毛詩作憬亦段借字
獮與憬雙聲邶風二子乘舟篇以景與養韻古音讀景
若緦亦與獮音近故通用罔與獮亦雙聲獮借爲憬猶
說文罔讀若獮也說文又曰憬覺悟也引詩憬彼淮夷
此則字同毛詩而義同韓詩也段玉裁疑憬出三家詩
亦非

大賂南金傳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廣賂者
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瑞辰按此承上
文來獻其琛而言大賂南金與元龜象齒對言南金爲

獻琛之一大賂當爲大輅之段借禮運山出器車正義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憚於西清裴駙史記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後漢書輿服志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注殷人以爲大路是大輅本象山車而作山車或亦名大輅故得在獻琛之列輅借作賂猶輅亦借作路也毛鄭訓爲賂遺失之殿本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大路南金或古本有作大路者今汲古閣本仍作大賂

閼宮

閼宮有恤傳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恤清靜也箋閼神也姜源神所依故曰神宮瑞辰按路史以女媧爲神媒注引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而爲女祿因置昏姻爲行媒所始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閼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生稷是以閼宮爲神祿之宮姜嫄出祀郊祿因遊祿宮與孟仲子以閼宮爲祿宮正合毛傳以閼宮爲姜嫄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祿宮者廣異說耳孔疏合而一之誤矣說文祕神也閼與祕音義同又爾雅釋詁恣神竝訓慎是恣與神同義恣亦閼也古有神祿之稱故神其廟曰閼宮傳箋竝以爲姜嫄廟失之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跡故曰是始斷商瑞辰按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注踐讀曰翦是翦可借作踐矣竊謂踐亦可借作翦此詩翦商當讀爲踐履之踐周自不窋窟居戎狄之間及公劉遷豳皆近戎狄至大王遷岐始內踐商家之地故曰實始翦商翦商卽踐商也與書序周公踐奄文法相類踐奄卽書所云周公居東史記作殘奄音近段借鄭訓翦滅亦爲未確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高注踐往也正與踐履同訓豳詩譜云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

陽言入者正對舊處戎狄在外言之實始翦商正承上居岐之陽故知其爲踐商也毛鄭訓爲齊斷旣與大王所處之時事不合惠氏棟訓翦爲勤又與下文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文義不貫段玉裁訓翦齊爲齊等之齊謂齊商之勢盛楊慎及嚴可均據爾雅戠福也說文引詩作戠商因謂實始翦商謂大王始受福於商均非詩義

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屆極也文王武王繼天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瑞辰按箋內大平二字衍文當讀致天所以罰極紂爲句此釋詩致天之屆也於商郊牧野另爲句此釋詩于牧之野也

屈極釋文本作極正義相臺本考文古本亦作極據正義云定本集注本極皆作極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作極之證極極古通用書錄則極死我乃其大罰極之釋文竝云極本作極正義引爾雅屈極也今本釋言作屈極也釋詁艘至也孫炎曰艘古屈字屈之訓極古兼二義一爲極至之極詩靡有夷屈不知所屈是也一爲誅極之極此詩致天之屈是也說文屈行不便也一曰極也極至與誅極皆謂窮極之誅極所以罰也逸周書商誓解曰予惟甲子尅致天之罰正與詩致天之屈同義文選潘勗冊文李善注引詩致天之罰屈于牧野其所引屈于牧野或有譌誤至以罰伐屈則與屈訓誅極

義正合

無貳無虞傳虞誤也箋虞度也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瑞辰按虞與誤古同音通用逸周書官人解營之以物而不誤大戴禮作虞是也廣雅釋詁虞欺也誤亦欺故呂氏春秋高注云欺誤也無貳無虞皆無欺誤之義貳當爲貳之譌讀如忒猶大明詩無貳爾心貳亦忒也箋訓虞爲度失之此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與大明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皆武王誓衆戒其欺忒之詞箋以爲民戒武王之詞誤矣

敦商之旅箋敦治也武王克商而治商之臣民釋文敦

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瑞辰按常武箋敦當作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此詩敦亦當讀屯屯聚也敦商之旅猶商頌哀荆之旅哀亦聚也蓋自聚其師旅爲聚俘虜敵之士衆亦爲屯聚之也說文淳字注云磊淳重聚也正與敦之讀屯義近箋訓治王徐訓厚竝失之

克咸厥功箋咸同也能同其功於先祖也瑞辰按樂記咸池備矣史記樂書作咸池備也謂咸卽備也方言備該咸也廣雅備賅咸也是咸與備可互訓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訓皆訓悉正與備義相同尙書大傳備者成也廣雅備成也克咸厥功猶云克備厥功

亦卽克成厥功也箋謂同其功於先王失之

龍旂承祀箋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瑞辰按周禮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爲旂觀禮侯氏載龍旂弧韜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覲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得建之箋以承祀爲視祭事實兼天祖之祭而言合下文春秋匪解四句言之古毛詩以龍旂承祀專指郊祀固非正義專謂視宗廟之祭亦非箋指郊特牲曰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旒，實兼有龍與日月。李黼平曰：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其說是也。正義據明堂位以駁龍旒祭天之說，誤矣。

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

瑞辰

按耳耳卽爾爾之段

借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單言爾亦爲盛。采薇詩：彼爾維何，傳爾華盛貌，是也。重言之則曰爾爾。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瑞辰按江永羣經補義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僭郊爲大惡，不可

書。故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今按江說是也。春秋僖公以前無書卜郊之事。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正僖始僭郊之證。周以夏正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祭，有常日，故不卜而魯郊卜以三正，與周禮殊。公羊傳：三卜禮也。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謂以十二月上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是魯郊之始，惟三卜耳。其後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七年五卜郊，又非三卜之舊。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則郊不以春而以秋矣。箋：惟據明堂位祀帝于郊，爲成王特賜周公

故以魯郊爲成王所命耳。又按魯郊祭天，卽是昊上帝。箋以皇皇后帝爲天，是也。正義據明堂位鄭注，謂魯郊惟祭蒼帝靈威仰，亦非。

享以騂犧，傳騂赤犧，純也。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瑞辰按：春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尙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周禮牧人鄭注：犧牲毛羽完具也。皆與詩傳同義。說文：犧，宗廟之牲也。牲，牛純色，與毛。鄭說異。據周禮牧人：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凡外祭毀事，用虡可也。鄭司農曰：牲純也。按以牲對虡，虡爲雜色，則牲爲純色可知。牧人又云：凡祭祀，其犧牲，左氏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又淮南說山篇：生子而犧，皆以祭祀所用牲爲犧。說文：宗廟以該凡祭祀耳。今按犧之言希也。牲之純色者，恒希少也。又犧與好雙聲。凡宗廟祭祀之牲，必取其完好者，故名犧也。牲之言全也。後鄭以牲爲體完具。書微子某氏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牲。蓋對言則犧與牲異，如微子以犧牲牲，並言是也。通言則純色可曰牲，亦可曰犧。牧人用牲物，牲對虡言及

此詩享以騂犧是也。毛鄭以犧爲純，與說文以犧爲宗廟之牲，牲爲純色，其義自相通耳。

是享是宜，箋天亦饗之宜之。瑞辰按宜本祭社之名，爾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宜求見福祐也是也。凡神歆其祀，通謂之宜。鳧鷖詩公尸來燕來宜，及此詩是饗是宜是也。爾雅宜事也。鳧鷖傳宜宜其事，此詩無傳，義與彼同。

夏而楅衡，傳楅牛角以楅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舐人也。瑞辰按說文告字注牛觸人角，箸橫木以告人也。與毛鄭言楅衡設於牛角者相類。至木部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不言設於牛角角

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用韻會所據徐鍇本無其角二字。段玉裁云說文以設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大木是闌閑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施於角，此易明者。今按段說是也。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以說文訓柎爲行馬證之行馬，卽今鹿角木，取其可以闌人也。則鄭司農亦以楅衡爲闌閑之類矣。易大畜六五積豕之牙，吉。牙鄭讀爲互，互以禁豕放逸。與六五童牛之牯，牯以防牛牴觸，正相類。至封人鄭注楅設於角，衡設于鼻，分爲二物。

與毛鄭言福衡設牛角異與先鄭杜子春許叔重說亦異未知其所本矣

白牡駢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瑞辰按公

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駢剛此毛傳所本春秋繁露郊事

對曰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

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其說亦本公羊明堂位夏

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剛者牝之段借說文牝特

也特牛父也是牝與牡名異而實同駢牝猶云駢牡特

變文以與牡相對耳何休公羊注以駢牝為赤脊雖與

說文訓剛為山脊同義然與白牡語不相類不若說文

訓特為允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瑞辰按沙與疏雙聲其字

同出審母故古通用周禮典瑞疏璧琮以歛尸鄭司農

注疏讀為沙巾車疏飾杜子春亦讀疏為沙是其證也

說文疏通也引申為凡疏刻之稱西京賦薛琮注疏刻

穿之也犧與沙古音同部又轉為疏故犧尊即疏縷之

尊猶疏屏疏勺之類明堂位疏屏正義疏刻也毛傳有

沙飾者正疏飾之段借蓋毛傳間用段借字如狼跋傳

烏達屨也達即沓之段借韓奕傳曲顧道義義即儀之

段借是其類也犧尊周禮作獻尊鄭君鬱齊獻酌注云

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大射儀兩壺獻酒注

獻讀為沙古音寒元與歌戈兩部多通轉故獻亦讀沙

猶獻亦通儀也。明堂位。周獻豆。鄭注。獻疏刻之。是獻亦疏之。段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而為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真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剗。刷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鏤鮮當從說文作鏤。鏤謂鐘上橫木金華也。亦通以飾尊。發見陳編修左海經辨。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犧讀曰希。犧尊猶疏鏤之尊。說正與毛傳有沙飾。卽疏飾合。正義謂沙飾為沙羽飾。尊失傳。惟矣。淮南子言犧尊兼有華藻鏤鱗。龍蛇虎豹之飾。皆謂疏刻之。鄭司農云。飾以翡翠。鄭康成云。刻畫鳳凰之象。其形娑娑然。皆由未識毛傳沙飾。卽疏飾。犧亦疏之。段借至王肅云。犧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則愈失之鑿矣。

不震不騰。傳震動。騰乘也。箋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瑞辰按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滕之段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傳訓騰為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三壽作朋。傳壽考也。箋三壽三卿也。瑞辰按據下言如岡如陵。是祝其壽考。則壽從傳訓考為是。考猶老也。三壽猶三老也。晉姜鼎銘。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昭三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文選李善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皆三壽。卽三老之證。箋訓為三卿。失之。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瑞辰按司馬法言車乘有

二法一爲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戴震金榜竝曰此通正義之卒小司徒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一爲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戴震金榜竝曰此謂正卒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詩上言公車千乘下言公徒三萬正與司馬一乘三十人之數適合箋以爲三軍之成數及蒼臨碩又以爲二軍之大數今按二軍之說是也古制蓋以五百乘爲一軍采芑篇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此詩公車千乘謂次國二軍也魯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則襄以苒蓋止二軍公羊傳古者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謂魯初封時也軍將皆命卿自其平時言則曰卿自其有事出

軍言則稱士上士下士謂二軍也惟公徒三萬以爲二軍與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不合若謂舉其大數則又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之數不合竊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周禮制軍簡閱之數五百乘爲一軍萬五千人者出征制軍之數二者各不同也又春秋時諸侯制軍其車乘及人皆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僅七百乘是以二百三十三乘爲一軍以一乘三十人計之一軍合七千九百九十人而齊桓三軍則管子以萬人爲一軍是人無定數也齊語五十人爲小戎是以五十人爲一乘左傳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據服虔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爲兩則以百

七十五人爲一乘是每乘之人多寡亦無定數則魯國二軍之車千乘徒三萬又何疑焉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瑞辰按朱

綬承貝冑言段玉裁言毛意謂以朱綬綴貝於冑是也正義謂朱綬綴甲失之

烝徒增增傳增增衆也箋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瑞辰

按爾雅釋詁烝衆也烝徒卽衆徒也傳以增增爲衆兒則其訓烝爲衆可知箋於械樸詩烝徒楫之亦訓烝爲衆獨此箋以烝爲進訓烝徒爲徒進之倒文未若訓烝爲衆於義爲順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傳膺當也箋懲艾也僖公與齊桓

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瑞辰按史記建元

以求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荼是徵爾雅說文竝

曰應當也作應者三家詩毛詩及孟子引詩作膺卽應字之段借據孟子釋文於膺擊下云丁本作應則孟子

本亦有作應者矣趙注孟子曰膺擊也據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又曰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若訓爲當則

不詞以从趙訓擊爲善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注竝曰應擊

也淮南主術不使應敵高注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注亦讀膺爲應矣荼舒懲徵古竝同音通用考工記弓

人注荼古文舒字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鄭本懲作

徵是其證也。又按箋以此章以下皆美僖公，而孟子兩引此詩，戎狄是膺，皆確指為周公。聖門傳授，師說必有所本。翟氏灝曰：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勲，三章言成王封魯，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皆言周公。下言俾爾昌而熾等語，亦謂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於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以此推之，則詩與孟子正合。較箋說為善。

則莫我敢承，傳承止也。箋：天下莫敢禦也。

瑞辰

按哀四

年左傳：諸大夫恐其才遷也。承杜注承音懲，蓋楚言此

詩承當卽懲之段借，故傳訓止，卽以訓懲者釋之。箋訓承為禦，禦亦止也。詩上言荆舒是懲，故下段借承字以與懲為韻。此亦詩人義同字變之例耳。則莫我敢承，猶商頌則莫我敢曷，曷與遏同。荀子引詩作遏，曷遏爾雅皆訓止也。

壽胥與試，箋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瑞辰

按試猶式也。字通作視。呂氏春秋式夷，漢書古今人表作視夷，廣雅視比也。比之言比擬也。壽胥與試，承黃髮台背言，猶云壽相與比耳。箋訓為講試，失之。

魯邦所瞻，傳詹至也。

瑞辰

按詹者瞻之消借，言泰山為

魯邦所瞻仰，說苑雜言篇引作魯邦是瞻，蓋本韓詩故

韓詩外傳引詩亦作曠

奄有龜蒙傳龜山蒙山也箋奄覆瑞辰按說文奄覆也

大有餘也義與箋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有龜山操卽此漢地志泰山郡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元于欽齊乘龜山近魯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者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今按蒙山居魯四境之東故一名東山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一名東蒙論語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元和郡縣志析蒙山與東蒙爲二失之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箋荒奄也釋文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瑞辰按說文荒字注一曰艸掩地奄猶掩也故

鄭訓荒爲奄爾雅釋詁曠有也郭注引詩遂曠大東邢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作遂曠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今按荒曠一聲之轉荒通作曠猶大戴投壺篇無荒無愒小戴作毋愒也據釋文言韓詩作荒則毛詩經傳原當作曠故訓爲有郭璞所見毛詩自作曠今經傳作荒者後人誤以韓改毛也釋文荒如字亦當爲曠如字之譌凡毛韓詩同字者釋文但引其義以別異同若毛詩作荒釋文不更言韓詩作荒矣鄭君先通韓詩其箋詩或據韓詩作荒遂以荒奄釋之耳古有與至大義皆相成蓋大則無所不有則無所不至故大謂之荒亦謂之曠曠訓爲有亦訓爲大亦訓爲至爾雅

釋詁。睚大也。釋文。睚本亦作至。是至有大義之證。毛訓
撫爲有。韓訓荒爲至。音義原自相通。說文荒蕪也。以雙
聲取義。正與撫之通荒者同。說文又曰。荒水廣也。凡毛
詩作荒。訓大訓有者。皆荒字之段借。惟鄭訓荒爲奄。則
取荒字之本義。

淮夷來同。箋來同爲同盟也。瑞辰按說文同會合也。朝
與會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諸侯殷見天子曰同。小國
會朝。大國亦曰同。猶諸侯朝天子曰朝。諸侯自相朝亦
曰朝也。來語詞。淮夷來同。猶大雅徐方既同也。同亦會
朝之通名。詩特變朝言同。以爲韻耳。箋以來同爲同盟。
必增成其義而始明。非詩義也。

保有鳧。釋傳。鳧山。繹山也。瑞辰按元子欽齊乘。鳧山在
鄒縣西南五十里。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繹通作嶧。
漢地志云。魯國鄒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注。
引詩保有鳧。嶧。爾雅釋山。屬者嶧。郭注。言絡繹相連。屬
也。初學記引爾雅舊注云。魯國有繹山。純石相積。構連
屬成山。嶧山一名鄒山。水經注。鄒山卽繹山。邾文公所
造是也。魏書地形志。分鄒嶧爲二山。失之。至漢地志。東
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其地在今徐
州府邳州。與繹山在今兗州府鄒縣者異地。正義引書
嶧陽。以證詩之繹山。誤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蠻貊而夷行也。瑞辰按俗本傳

脫蠻貊二字此从段玉裁本補據正義釋傳云言淮夷
蠻貊如夷行者知傳內而字卽如字之假借正義乃以
正文釋之或遂以傳爲譌字皆非也惟古者戎夷蠻貊
散文則通詩以蠻貊與上徐宅爲韻故淮夷可通稱蠻
貊猶韓奕詩奄受北國而上言因時百蠻百卽貊字之
消借也不必如傳云蠻貊而夷行始兼稱淮夷蠻貊耳
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
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田末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
食邑於薛瑞辰按齊語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
潛管子作常潛則常邑曾見侵於齊莊公時復歸於魯

去僖公時未遠故詩人尙舉以爲頌美之詞春秋桓二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僖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或未及載
猶齊桓反魯常潛春秋亦未載也

徂來之松傳徂徠山也瑞辰按傳亦當依經作徂來唐

石經及相臺本不誤後漢補郡國志徂來山亦曰尤來
山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西山多松柏詩所謂
徂徠之松則詩一作徂徠矣

新甫之栢傳新甫山也瑞辰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

新甫山新甫蓋卽梁甫白虎通曰梁甫者泰山旁山名
又曰梁信也甫輔也信古讀如伸伸與辛雙聲顏氏家
訓音詞篇引字林伸音辛則知梁訓爲伸伸讀同辛故

梁甫一作新甫漢地志泰山郡有梁父縣父與甫古通用

是斷是度正義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瑞辰按度者

剡之消借說文剡判也廣雅剡分也爾雅木謂之剡郭

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剡之左傳今作度是剡古借作

度之證玉篇引爾雅作木謂之斲今江東斫木為斲是

剡與斷義近故詩以斷度竝舉正義訓為量度與下文

尋尺為複失之

松桷有舄傳桷椽也舄大貌釋文舄音昔徐又音託瑞

辰按舄本隹字毛傳訓大貌蓋以舄為斥之段借倉韻

篇斥大也小爾雅斥開也開之使大故舄亦訓大禹貢

海濱廣斥文選海賦襄陵廣舄李注斥與舄古今字是

斥舄古同音通用之證舄徐音託音義又與斥同廣雅

斥大也玉篇斥廣大也說文繫傳引字書斥令衣張大

也斥音義又近廓廓亦大也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

路寢孔碩傳路寢正寢也瑞辰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故奚斯頌歌其露寢蓋本三家詩借作露寢

新廟奕奕傳新廟閔公廟也箋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

也瑞辰按毛傳釋閔宮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則魯不

得有姜嫄廟箋以新廟為姜嫄廟不若毛傳指閔公廟

為確據左傳逆祀言新鬼大故鬼小則僖公時閔公廟

得稱新廟矣毛詩經作新廟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三言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曰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韓詩亦作新廟而蔡邕獨斷
引頌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呂氏春秋高注及續漢志
引亦同又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奕奕相連貌蓋連上
路寢孔碩約舉其詞猶正義曰作寢廟所以爲美者又
曰寢廟廢壞皆以寢廟連言非齊魯詩經文或作寢廟
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奚斯作
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瑞辰按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
魯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揚子
法言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
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魯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

魯其說均本韓詩以奚斯所作爲作頌與節南山家父
作頌巷伯寺人孟子作而作詩崧高蒸民並言吉甫作
頌皆於篇終見意文法相類此詩不言作頌者以言作
頌則於韻不相協也奚斯所作當屬下孔曼且碩讀之
不當屬上新廟奕奕讀孔曼且碩猶嵩高詩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也顏師古匡繆正俗洪邁容齋隨筆並以奚
斯頌魯爲誤不知其說本韓詩較毛鄭說爲善孔廣森
段玉裁均取韓詩之說而段欲牽合毛韓爲一謂毛傳
作是廟也廟爲詩字之譌則似未確據鄭箋云奚斯作
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正申傳奚斯作廟之說若毛傳
原作作是詩而鄭君易之則箋必云作謂作新廟矣

萬民是若箋國人謂之順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若惠順也此箋義所本爾雅釋詁若善也善與順義相成此承上奚斯作詩言之則宜訓善謂善其作是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商頌

桐城馬瑞辰學

邶

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瑞辰按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此詩序所本然國語言校則未必猶有存者但殘缺失次須考校於周大師耳又言名頌者當讀名山名魚之名名者大也韋昭注名頌頌之美者美亦大也則名頌猶言大雅耳抑或商頌殘失徒存其名目而亡其辭遂以名頌稱之故詩序遂謂得於周大師歟至韓詩章句以商頌爲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大史公曰襄公之時修

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揚雄法言亦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蓋皆本韓詩之說然正考甫佐戴武宣見於左傳其子孔父嘉在殤公時爲大司馬亦見左傳中隔莊公湣公新君桓公始至襄公去戴武宣時甚遠正考父安得作頌以美襄公固宜史記索隱以爲謬說耳
猗與那與傳猗歎辭那多也瑞辰按猗那二字疊韻皆美盛之兒通作猗儺見檜風阿難見小草木之美盛曰猗儺樂之美盛曰猗那其義一也上林賦旖旎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又於旗曰旖旎於木曰檜旎義並與猗那同傳訓猗爲歎辭失之

置我鞀鼓傳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瑞辰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楹是楹本植之或體詩作置者卽楹之消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術我烈祖傳術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瑞辰按哀二年左傳烈祖康叔杜注烈顯也晉語韋注同爾雅釋詁烈光也晉語君有烈名韋注烈明也均與顯義近烈祖猶言顯祖箋訓爲功烈失之

湯孫奏假傳假大也箋假升也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釋文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瑞辰按假與

格一聲之轉故通用假者假之段借格者格之段借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方言假格至也邠唐冀充之間曰假或曰格郭注假音駕格古格字據說文假至也从彳段聲知方言假當作假廣雅釋詁假至也假亦假之消借假又爲假之段借音古故與祖爲韻格字轉上聲亦音古故通用至與致義相成凡神人來至曰假祭者上致乎神亦曰假尙書祖考來格商頌來假來饗此神人之來至也易萃彖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尙書舜格于文祖史記五帝紀作舜乃至於文祖祭統王假于大廟商頌以假以享醴格無言及此詩湯孫奏假皆祭者致神之謂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者祭也以善逮

鬼神之謂也察至也逮及也及亦至也蓋言祭以善致鬼神爲主小爾雅說文並曰奏進也上致乎神曰奏假亦曰登假揚雄劇奏美新曰登假皇穹是也詩湯孫奏假謂湯之子孫進假其祖則不得如毛傳以湯孫爲湯矣假與格皆當訓至爾雅釋言格來也方言格來也義亦相通傳訓假爲大正義以爲大樂失之箋訓假爲升與方言訓格爲登義合然以爲奏升堂之樂則非

綏我思成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瑞辰按尙書備者成也祭義福者備也成爲備卽爲福綏我思成爲報福之詞與祝告利成同義綏與遺疊韻綏之言遺遺卽詒也烈祖詩綏我眉壽義同箋訓綏爲安失之思爲

句中語助。綏我思成。猶云貽我福。與烈祖詩賚我思成。句法正同。亦謂賚我福也。箋以思爲心所思。亦非。

既和且平。傳平正平也。瑞辰按周語單穆公曰。聲應相

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說文。蘇調也。和爲蘇之段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

尙臭。殷尙聲。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

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

異言之。瑞辰按尙書。夔曰。戛擊鳴球。說文。球。玉磬也。是

樂之始。必以玉磬先之。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近時通

解。謂金鑄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

後。許兵部宗彥曰。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

樂中之衆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今按書於百獸率舞之先。又言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卽磬也。是亦樂終有磬之證。樂之先後皆有磬。故詩曰。依我磬聲。而毛以爲象萬物之成也。至箋云。玉磬尊者。郊特牲云。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以諸侯擊玉磬爲僭。則玉磬惟天子始得用之。其尊可知矣。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湯孫呼

大甲也。瑞辰按傳以湯孫指湯。與元鳥詩在武丁孫子

王肅釋傳言在武丁之爲人孫子。正同。然言湯爲人子

孫。節其文爲湯孫。則不詞在武丁孫子。王尙書言武丁

當作武王。亦不得言武丁爲人孫子也。邢祀成湯曰。湯

孫烈祖祀中宗為大戊亦曰湯孫則不得如箋以湯孫為大甲湯孫蓋乏言湯之孫子耳

萬舞有奕傳奕奕然閑也箋其干舞又閑習瑞辰按廣

雅釋訓閑閑奕奕盛也盛大義相近韓奕詩傳奕奕大

也說文奕大也萬為大舞故奕為大兒閑亦大也殷武

詩旅楹有閑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是知此

傳奕奕然閑也猶云奕奕然大也箋訓閑習與傳異義

正義合而一之誤矣又按古者樂與舞相接上文依我

磬聲為樂之終故下即言萬舞有奕為舞之始

亦不夷懌傳夷說也箋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瑞辰按

爾雅釋言夷悅也夷悅以雙聲為義又爾雅釋詁繇喜

也郭注引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

夷與猶亦雙聲故夷有說義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說夷

夷即說也

溫恭朝夕箋其禮儀溫溫然恭敬瑞辰按周禮道僕以

朝夕燕出入鄭注朝夕朝朝莫夕成十二年左傳百官

承事朝而不夕疏曰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又

襄二十六年傳平公入夕謂夕朝見其姬也昭十二年

傳子革夕杜注夕莫見哀十四年傳子我夕晉語叔向

夕皆謂夕見君也小雅莫言朝夕謂不肖朝夕朝王此

詩溫恭朝夕正謂朝朝莫夕非乏言朝夕也傳箋雖不

釋朝夕然箋釋下句執事有恪云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以執事爲祭事薦饌則上云禮儀宜指朝儀謂朝夕朝王濫恭合度正義訓爲早朝嚮夕失之

烈祖

有秩斯祐傳秩常也箋祐福也瑞辰按賈子禮篇曰祐大福也有秩卽形容福之大兒秩呈雙聲說文載大也秩卽載之段借說文引詩秩秩大猷作載載大猷是秩載通借之證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賚讀如行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瑞辰按賚從傳訓賜爲是思爲語詞成猶備也福也賚我思成猶云賜我福也箋訓賚爲行來之來又謂思則用成竝失之

亦有和羹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旣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瑞辰按說文和相應也盃調味也經傳通段和爲盃說文齏五味盃齏也用本字而引詩亦有和齏則許君所見毛詩已段作和矣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亦有和羹杜注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則其政如羹不若箋云喻諸侯有和順之德爲善此詩祀中宗上旣言賚我思成謂賜祭者以福此下亦有和羹等語宜指祀者言不宜言中宗也

旣戒旣平傳戒至也箋其在廟中旣恭肅敬戒矣旣齊立平列矣瑞辰按爾雅釋詁屆至也傳以戒爲屆之段

借故訓至。然以詩承和羹言。戒當訓備。方言戒備也。鄭注曾子問曰。戒猶備也。備與荀通。說文荀具也。和羹必備五味。昭二十年左傳。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此詩所云戒也。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此詩所云平也。故下引此詩以證之。晏子春秋及申鑒。竝引詩作既戒且平。與那詩既和且平。句法同。左傳杜注釋詩云。敬戒且平。似左傳引詩亦作既戒且平。今本左傳。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戒平宜承和羹言。箋訓爲敬戒。平列失之。

假假無言。傳假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於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釋文假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瑞辰按

傳以假爲總之。假借然以經文求之。當從中庸引作奏假。訓爲進至。與湯孫奏假同義。小爾雅說文竝曰。奏進也。奏假一聲之轉。故通用。假又通作假。爾雅釋詁。假格至也。卽此假假異文。至之言致。謂精誠上致乎神。朱子中庸集注所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也。進與至義相成。方言假假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格。假宋語也。義與釋詁及詩假假同義。故晏子春秋又引詩作奏假。正以奏假及假皆同義。毛傳訓爲總大。禮記鄭注言奏大樂。杜注左傳言總大政。竝失之。昭二十年左傳引作奏假。假與假格皆雙聲。故通用。又按說文。假船箸沙不行也。从舟。假聲。讀莘。而孫炎爾雅注。郭璞方言注。竝

以饜爲古屈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蹋以饜路。徐廣亦音介。饜與屈雙聲。故古或段饜爲屈耳。

我受命溥，將箋將猶助也。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懽心也。瑞辰按楚詞王注將長也。此詩將字王尚書訓長是也。蓋言我受天之命溥且長。猶公劉篇既溥既長，以溥長對舉也。箋謂諸侯於我受政教，又訓將爲助，竝失之。

來假來享，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瑞辰按來假來饗當從朱子集傳，謂祖宗來假享，箋以指助祭者非也。唐石經相臺本、朱子集傳本考文古本，竝作饗。惟閩本、明監本、汲古閣本作享。段玉

裁謂毛詩之例，獻於神曰享，神食所享曰饗。作饗者是。阮宮保曰：按有字同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爲享，神食所獻亦爲享是也。後儒曲爲分別，乃以獻神作享，神食所獻作饗。唐石經定本作饗，似是而非。俗本槩作享，似非而是。今按說文，享用也。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段玉裁曰：香當作音，轉寫之誤。讀若庸。同神食所獻卽用也。其本字當作享。經典通消作享。史記自序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正讀享如膏也。經典既段借享字，卽同享音。說文，享獻也。从高省，日象孰物形。又引孝經曰：孝則鬼享之。此獻神及神食所獻通作享之證。至楚茨神保是饗，我將既右饗之，閔宮是饗是宜，似皆爲後人

改竄釋文諸篇不爲饗字作音是其舊本原皆作享此篇箋以二享字相承爲說其皆作享亦可知耳說文饗鄉人飲酒也是饗本饗燕字禮經或段作祭享之享

元鳥

宅殷土芒芒傳芒芒大貌箋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瑞辰按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論引詩作殷社芒芒蓋本三家詩無宅字社土古同音通用故大社稱冢土公羊傳諸侯祭土何休注土謂社也至無宅字蓋引詩偶未及檢又引詩殷社芒芒於天命元鳥二句之上亦是誤倒說文芒艸耑也無大義據荀子富國注芒或讀爲荒史記三代世表帝芒索隱云芒一作荒芒芒當卽荒荒之

段借說文荒水流廣也廣雅釋詁荒大也荒通作荒荒借作芒故傳箋訓爲大耳昭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杜注芒芒遠貌遠猶大也

古帝命武湯箋古帝天也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瑞辰按周書周祝解曰天爲古尤天稱古之證古始也萬物莫始於天故天可稱古古帝猶言昊天上帝古帝命武湯猶帝謂文王皆託天以命之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箋使之長有邦國爲政於天下瑞辰按廣雅釋詁或方也方正也或與域通正域二字平列皆正其封疆之謂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

地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此詩所謂正域也正域與兆域義相近傳訓域爲有者域與有一聲之轉有之言囿亦分別區域之義常道將引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是域通有之證箋訓爲長有邦國失之

方命厥后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瑞辰按方旁古通用易繫詞旁行而不流淮南主術作方行而不流方猶旁也旁之言溥也徧也旁溥徧一聲之轉說文旁溥也微子小民方與史記作小民乃並興並亦溥也立政方行天下呂刑

方告無辜於上方皆讀旁並溥徧之義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注方當作橫橫與廣通廣亦徧也此詩方命厥后猶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箋云徧告諸侯正讀方爲旁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瑞辰按九有卽九域之段借韓詩作九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九域九州也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正本韓詩域有一聲之轉故通用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是或域本一字惠棟曰域當作或段玉裁曰或旣从口从一矣又从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

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圍，外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古或字讀同域者，與有字古讀若以者通用，因而或字讀胡國切者，亦與有通。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引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廣雅釋詁亦曰：或有也，是矣。受命不殆，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瑞辰按論語學而不思則殆，釋文殆本作怠，此詩殆卽怠借字，故箋以不解殆釋之。正義釋傳從王訓危殆失之。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

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惟王尚書曰：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于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

法正相似

大糒是承箋糒黍稷也。瑞辰按糒與餽同爲餽之或體。見說文。周禮餽人掌凡祭祀共盛謂共齎盛也。春人鄭注齎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則糒宜兼有黍稷稻粱。周書糴匡解云。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有黍稷無稻粱。大糒對中盛言。兼有稻粱可知。而特牲饋食禮。士虞禮鄭注。並曰炊黍稷曰餽。此箋亦單言黍稷者。蓋言黍稷以該稻粱。猶齎兼稻粱而說文。齎字注。但曰黍稷器。所以祀者。簠盛黍稷。簋盛稻粱。而說文皆以爲黍稷器也。正義遂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爾雅釋訓。洞酌毛傳。及說文。並曰餽酒食也。周禮餽

人鄭衆注曰。主炊官也。方言餽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氣熟曰餽。字林餽熟食也。廣雅亦曰。餽歎也。蓋餽本酒食之通稱。酒食者可喜之物。故字从食喜會意。黍稷則所以爲酒食者。故酒食曰餽。黍稷亦曰餽。因而炊黍稷曰餽。凡炊及熟食亦通曰餽。其義正相因耳。

邦畿千里。傳畿疆也。瑞辰按邦畿二字同義。邦者封之段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徒注。封起土畝也。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毛詩作邦者。段借字也。說文。封从土。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𠂔。邦字亦从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

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內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為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為兆域兆亦域也肇域彼四海箋肇當作兆瑞辰按字訓始者作犀說文犀戶始開也訓擊者作肇李舟切韻肇擊也經傳中通借肇為犀又譌作肇故玉篇曰肇俗肇字張參五經文字曰肇作肇譌是知毛詩今作肇者俗譌字也肇兆古同音通用爾雅釋言兆域也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兆域也為瑩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則作肇十有二州矣箋於大雅以歸肇祀及此詩肇域並讀為兆兆本卜爇之古文兆畔之字正作兆說文兆畔

也為四畔畋祭其中引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經典通作兆祭壇之瑩域曰兆界四海之疆域亦曰兆大雅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此讀肇為瑩域之兆也此詩肇域箋云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此讀肇為疆域之兆也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瑞辰按景與廣一聲之轉景古音从京聲讀亦近廣景即廣之段借猶魯頌憬彼淮夷韓詩作獷說文引作慮憬實獷之同音段借也員云古通用皆與運同聲說文覲外博衆多視也讀若運春秋城諸及鄆公羊作運杜注左傳云姑幕縣有員

亭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是員卽運也呂氏
春秋圖道篇雲氣西行云云然高注云運也管子侈靡
篇人死則易云戒篇四時云下云皆運之段借是云亦
運也此詩景員景當讀爲東西爲廣之廣員當讀爲南
北爲運之運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
詩以雙聲疊韻段借爲景員商家四面皆河故合東西
南北言之而曰景員維河王肅以河爲河水是也廣運
或作廣員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是也廣運又作廣
輪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
也賈疏引馬融曰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輪與亂聲近從
與亂皆直也廣輪之義又通爲橫從一切經音義三及

六帖二十四皆引韓詩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一切經
音義廿四又作東西曰廣是橫卽廣也廣運又作袤廣
說文袤字注一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是也此詩景員
與長發幅員同義毛傳幅廣也頃均也據說文幅布帛
廣也均與運古亦同聲毛傳訓爲廣均正卽讀爲廣運
此詩傳訓景爲大大與廣雖義亦相近不若讀景爲廣
較爲明確至傳訓員爲均均亦讀運猶古無音韻字通
作音均也正義釋傳謂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之潤物
然失傳惜矣箋讀員爲云河爲何亦非

長發

濬哲維商傳濬深也箋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

瑞辰按

說文容深通川也。或作濬。古文作濬。又曰叡深明也。通也。古文作睿。此詩濬哲竝言。濬當卽睿之段。借廣雅叡哲竝訓智是也。濬哲猶言宣哲明哲。傳箋竝訓濬爲深。失之大戴禮。幼而慧齊。史記五帝紀作徇齊。索隱引太戴作叡齊。史記舊本作濬齊。是濬叡古通用之證。徇與濬音亦近。徇齊皆疾速之稱。凡人鈍則遲疑。明則疾速。故徇齊皆爲智也。

禹敷下土方。箋禹敷下土。正四方。瑞辰按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鄭注敷布也。敷與勇通。說文勇布也。敷土。史記作傅土。廣雅釋言。傅敷也。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一讀至方字絕句。與此詩句法正同。楚詞天問。

云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義本此詩。此詩首章八句。皆韻。或以方字屬下句。讀者誤也。

有娥方將。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箋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瑞辰按淮南墜形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高注有娥國名也。說文娥帝高辛之妃。契母號也。引詩義同。毛傳古者婦人繫姓。有娥姓不可考。或遂以國稱。契母後人因以爲契母號耳。此詩下言立子。始爲契母。則上言有娥。當从箋以爲國名。

帝立子生商。傳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鳳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瑞辰

按元鳥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箋天使馭下而生商者謂馭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傳箋說雖不同皆以生商爲生契此詩帝立子生商亦謂立有娥之女子爲妃而生契因契受封於商遂以生契爲生商耳傳云契生商也當作生契生商也傳文簡質以生商卽契遂云契生商耳詩言商家世有濬哲之君而但曰濬哲維商崧高詩言嶽之降神生甫侯及申侯而但曰生甫及申正與商頌不言生契而言生商者文法相類正義乃以立子爲生契謂契能生有商國失傳悞矣

元王桓撥傳桓大撥治也箋元王廣大其政治瑞辰按桓者查之段借說文查奢查也奢卽侈大之義又引申爲武勇兒泮水詩桓桓于征毛傳桓桓威武貌收誓尙桓桓鄭注同是也撥韓詩作發發當讀如發強剛毅之發周書謚法解剛克爲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桓發二字平列皆剛勇之兒毛詩作撥段借字韓詩作發爲正字但不得如說韓詩者訓發爲明耳毛鄭訓撥爲治亦非詩義詩下有遂視旣發之文故上文毛段撥爲發以與發爲韻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

天心瑞辰按帝命不違卽不違帝命之倒文詩總括相
土以下諸君謂商先君之不違天命至湯皆齊一猶左
傳云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也韓詩外傳引詩帝命不
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爲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之證正訓齊爲先後齊一毛傳謂湯與天心齊鄭注
禮記讀爲湯躋竝失之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箋降下也
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瑞辰按湯降二
字倒文承上至于湯齊言之謂由先王以降及湯也遲
當讀如禮義陵遲之遲陵遲疊韻或作陵夷遲猶夷也
謂降至于湯能不下夷也夷猶晉也後漢書湯衍傳章

懷注陵遲言頽晉也說文晉一偏下也段玉裁曰相竝
而一邊庫下則其勢必至同下所謂陵夷也湯不下夷
而德又加進故下卽接言聖敬日躋矣

昭假遲遲箋假暇也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
而緩於人朱子集傳遲遲久也昭假於天久而不息瑞辰
按集傳說是也毛傳於雲漢篇昭假無羸訓假爲至
以假爲假之段借此詩無傳義與彼同釋文引徐云毛
音格是也朱子集傳昭假于天卽本毛義昭假與奏假
義近而殊蓋言其精誠之上達曰奏假言其精誠之顯
達曰昭假戴氏震曰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是
也說文徧久也讀若遲廣雅釋詁遲久也徧遲竝與遲

音義同遲遲正狀其昭假之久箋訓假爲暇失之正義以箋義爲傳義尤誤

帝命式于九圍傳九圍九州也瑞辰按圍域有皆一聲

之轉聲同則義同故韓詩釋九域曰九州毛釋九有九圍竝曰九州特變文以爲韻耳說文或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又曰圍守也是域與圍義同之證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也瑞辰按下章傳其法也其者拱

之段借三家詩蓋有作拱者故淮南高誘注蛩讀詩受小拱之拱球者球之段借廣雅釋詁拱球灋也蓋本三家詩王尚書曰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言法制有大小之差是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求與其雙聲故拱球皆

訓法說文拱斂手也段玉裁曰斂當作檢故下檢字注曰拱也抹字注一曰杼也杼引堅也拱與抹皆有取義取之義引申爲法言爲人所取法也傳訓球爲玉箋訓其爲執竝失之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瑞辰按綴旒二字平列毛傳釋爲表章章亦所以

表也古者樹臬以表位曰表周禮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表柱也舞列之表則曰綴樂記綴兆舒疾鄭注綴謂鄼舞者之位也又其舞行綴遠鄭注鄼相去遠其舞行綴短鄭注鄼相去近孔疏云鄼謂鄼聚舞人行位之

處立表鄮以識之。又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引詩荷戈與綴。通言則曰表綴。亦曰儀綴。大戴會子制言篇。行為表綴於天下。孔子三朝記曰。所以為儀綴於國是也。析言則綴與表亦自有別。阮宮保會子注釋曰。凡樹臬以著望曰表。繫物於表曰綴。是也。綴與壇雙聲。壇為臬即表也。故綴亦訓表。晉語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蒨。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束茅以表位為蒨。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蒨。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蒨。何承天纂文曰。蒨今之纂字。鄭注樂記曰。綴謂鄮。說文鄮聚也。又儻最也。束茅表位有儻聚之象。蒨纂鄮二字古同聲。曾釗謂鄭訓綴為鄮。即

以綴為蒨之通借是也。今按綴謂鄮。讀若纂。正與說文贊讀若纂。一曰叢相類。又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為縣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顏師古曰。蕞與蒨同。是縣蕞即古茅蒨之遺象。亦即表綴之謂。正義謂綴之為表。其訓未聞。疏矣。旒正字作游。从扌。汙聲。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凡大常十有二游。旂九游。旟七游。旗六游。旐四游。皆以表章貴賤。說文族字注。扌所以標。旃字注云。所以旃表士眾。又曰。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周禮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古者以旗致民。即是以旗旒為表。故詩綴旒並言。

以喻湯爲下國表則也。至郊特牲饗農及郵表嘷鄭注
郵表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爲
下國嘷郵正義曰此齊魯韓詩說說文嘷兩陌間道也
段曰嘷之言綴衆涂所綴也。於此爲田畷督約百姓之
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嘷玉篇嘷字注引詩爲下國
嘷流按郵表嘷爲督約百姓之處亦立表以示人說文
桓亭郵表也是郵亭有表之證舞列之表曰綴郵亭之
表亦可曰嘷其義相近然旒作郵者自是同音段借字
宋翔鳳曰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表嘷是仍
讀郵爲旒不以郵爲郵舍也。又按說文幪幪識也通俗
文微號曰幪私記曰幪據周禮肆師注故書表爲剽凡

言表者皆當爲幪之段借作剽亦借字也。

不競不絀傳絀急也。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

瑞

辰按競卽爭競之義爾雅釋言競逐彊也競倥通說文
廣雅竝曰倥彊也彊則易爭競矣說文絀急也義本毛
詩廣雅絀求也蓋本三家詩竊謂絀對競言从廣雅訓
求爲是爭競者多驕求人者多諂競求二義相對成文
與下句不剛不柔雄雉詩不伎不求昭二十三年左傳
不懦不耆杜注耆強也句法正同至下章不震不動震
動謂驚憚與下句不難不悚相對成文與此章每句自
相對者異此正足見詩人行文之善變耳

百祿是迺傳迺聚也。瑞辰按迺本迺之或體說文迺迺

也。或从酋作適。又曰摛聚也。傳以適爲摛之段借。故訓爲聚。說文孳束也。引詩百祿是孳。蓋本三家詩。爾雅釋詁。孳聚也。方言凡歛物而細謂之孳。據釋名。秋繕也。周禮目錄云。秋者會也。是摛孳音義同。故通用。說文韋部。韋收束也。从韋。樵聲。讀若會。或作孳。與手部孳字似。爲重出。然益見孳適同音。可通用矣。北史蘇綽傳。引詩作百祿是求。亦當本三家詩。求者速之消借。說文速歛聚也。又音近矧。說文矧聚也。讀若鳩。古速字亦通作鳩。尙書方鳩僭功。說文引作旁速。僭功是也。求與適亦聲近。義通。百祿是適。猶下章百祿是總。傳訓聚是也。通作孳。與求皆聚也。收所以聚。說文。觚。雉射收繳。亦取收聚之

義。至破斧詩。四國是適。傳適固也。蓋以適爲膠之段借。爾雅釋詁。膠固也。膠聲轉爲糾。又爲絀。王制。鄭注。膠之言糾也。又曰。膠或爲絀。是也。膠可轉爲絀。卽可轉爲適。故廣雅廣韻竝曰。摛固也。然此自別一義。桂馥謂此詩適字當訓爲固。則非。

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瑞辰按。如傳箋訓爲大厚。言爲下國大厚。似爲不詞。且與苒章綴旒語不相類。竊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大戴將軍文子篇。引作恂蒙。駿與恂。厖與蒙。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栗。鄭注。恂讀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厖戎。是其證也。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徇

猶衛也是徇有庇衛之義又大雅桑柔其下侯甸傳甸言陰均也正義引爾雅釋言洵均也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洵洵義亦近蒙通作幪說文幪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幪字之俗爲下國恂蒙猶云爲下國庇覆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蔭之象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幪幪也注幪幪蓋覆也恂蒙猶言幪幪耳上章言敷政故言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言爲下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至毛詩作駿厖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駘皆段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瑞辰按

大戴禮引詩作何天之寵此蓋箋義所本

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瑞辰按震動同義皆謂震驚

猶難悚皆爲恐懼宣十一年左傳謂陳人無動史記作

謂陳曰無驚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耳皆動卽

震驚之證說文唇驚也跟動也音義竝與震相近

不難不竦傳難恐竦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難動也又

難懼也說文難敬也敬則必恐懼故義又爲恐小爾雅

面慙曰難而說文曰赧面慙赤色則難又與赧通故楚

詞韋注曰赧懼也說文竦敬也懼懼也傳訓練爲懼蓋

以竦爲懼之段借懼又通作聳與懲昭六年左傳聳之

以行漢書刑法志引作懼懼卽懼也昭十九年左傳駟

氏聳說文亦引作懽方言聳悚也說文懞驚也讀若悚
晉灼曰懞古竦字是懞竦聳懞悚五字音義竝同故通
用

百祿是總釋文總子孔反本又作醲音宗瑞辰按醲字
說文玉篇所無古總字通作醲又通作稷醲蓋醲及稷
字之譌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瑞辰按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
詩竝作武王載發說文引作武王載坡王尙書言發正
字旆坡皆借字發謂起師伐桀是也惟旣引漢書律志
述武王伐紂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又以載
為則非也載與哉通哉始也載發卽始發謂始興師

有虔秉鉞傳虔固也箋有之言又也又固持其鉞志在
誅有罪也瑞辰按說文虔虎行兒讀若矜徐鍇曰虎之
行兢兢然有威則虔之本義原取勇猛勇猛者必強固
故爾雅訓虔為固廣雅固堅也堅強也固與強義亦相
成有虔正形容強武之兒箋訓有為又以虔為持之固
失之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戍引司馬法夏執元
戍殷執白戚周十杖黃戍又把白髦也字林鉞王斧也
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正此詩秉鉞之謂

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瑞辰按曷與害雙聲故傳以曷
為害之段借然荀子議兵篇漢書刑法志引詩俱作遏

爾雅釋詁曷遏竝訓止說文遏微止也曷當卽遏之消借則莫敢我曷猶魯頌則莫我敢承承亦止也傳訓爲害似非詩義

苞有三蘂莫遂莫達傳苞本蘂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君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瑞辰按苞者木叢生之名與葆音義同故廣雅曰葆本也本與萃同玉篇萃草叢生是也叢生之木多蘂餘猶庶子爲蘂子說文以蘂爲牙米也廣韻引詩枏有三枏漢書叙傳注引詩包有三枏枏包皆假借字枏則蘂之或體古文枏字之隸變也苞當從朱子集傳指夏桀而以三蘂爲韋顧昆吾三國箋以

爲三正之後世非也方言蓬芒也遂與達皆艸木生長之稱莫遂莫達以喻三國不能復興箋謂莫能自遂達於天失之

韋顧旣伐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箋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瑞辰按豕韋彭姓劉姓遞有其國事見左傳及鄭語考鄭語初豕韋爲商伯其後商滅之韋注武丁時劉氏自御龍氏代豕韋則彭姓豕韋至武丁時始滅是知湯所伐之韋非卽彭姓豕韋正義謂成湯伐之不滅其國特肫說耳漢書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殷武丁時按班固

表於南庚陽甲時之豕韋始言彭姓則不以湯所伐之
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姓豕
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其在夏時爲侯伯也
蓋夏帝癸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箋
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豕韋防姓防彭
古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亦未可以當此
詩之韋也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鼓顧鼓雙聲故通用微
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古亦同音
昔在中葉傳葉世也箋中世謂相土也瑞辰按傳以葉
爲世之段借葉从葉聲葉从世聲故世可段作葉淮南
脩務云稱譽葉語高注葉世也廣雅釋言亦曰葉世也

下文允也天子指湯承上言之則中葉直指湯時蓋自
殷有天下言則湯爲開創之君自元王立國言則湯爲
中葉矣箋以中葉指相土言失之

有震且業傳業危也箋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
以爲子孫討惡之業瑞辰按以中葉指湯言震亦可從
箋訓威至箋以業爲子孫討惡之業則非爾雅釋詁業
大也有震且業卽言其有威且大耳

降予卿士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瑞辰按予猶與
也箋以下予釋降予是經本作降予之證朱子集傳本
亦當作降予今作于者傳寫之譌

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

取平故以為官名。瑞辰按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段玉裁曰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卽一語之轉今按段說是也伊阿倚三字並雙聲故箋訓阿為倚倚猶伊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阿衡蓋師保之官特設是官名以寵異之後以聲轉而為伊尹及大甲時改曰保衡大臣之稱阿保猶女師之稱阿保也伊尹卽阿衡之轉故毛傳以阿衡為伊尹箋亦以阿衡為官名呂氏春秋言伊尹生伊水之上史記殷本紀言伊尹名阿衡並失之伊尹名摯見於孫子田間篇不得以阿衡為其名也

殷武

撻彼殷武傳撻疾也。瑞辰按撻蓋勇武之兒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遼古文撻段玉裁曰从疒者言有威也則撻字亦為武兒正義以疾為伐楚之疾失傳惜矣釋文引韓詩曰撻達也據鄭風挑達為行疾之兒達亦疾也則毛韓字異而義同
奮伐荆楚傳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瑞辰按說文楚叢木也一名荆又曰荆楚木也是荆與楚異名同實故楚國亦可稱荆或亦累呼荆楚猶殷連稱殷商也
采入其阻傳采深也箋采冒也釋文采面規反說文作

粟从冈米云冒也。瑞辰按毛詩作采者卽說文粟字之
消傳箋義雖異而字則同。粟與彌通。廣雅釋詁彌深也。
此正與毛傳訓采爲深同義。段玉裁乃謂毛本作突隸
變作采。訓深者毛以今字釋古字。此妄說也。至箋訓采
爲冒其義當本三家。以釋文引說文作粟訓冒證之。足
見許鄭同原。又可以證今本說文粟字注云周行也。周
卽冒字形近之譌。行乃後人妄增耳。段玉裁乃欲改說
文周行也作冈也。又徑刪說文引詩曰粟入其阻。妄矣。
若說文本未引詩則釋文何所據而言說文作粟乎。
哀荆之旅傳哀聚也。箋俘虜其士衆。瑞辰按哀卽俘之
別體。說文俘引聖也。引詩原隰俘矣。今詩作哀。易謙象

傳君子以哀多益寡。釋文哀鄭荀董蜀才作俘云取也。
是哀卽俘之證。哀爲聚又爲取。廣雅俘取也。與爾雅訓
俘爲取同義。故傳訓哀爲聚而箋以俘虜易之。說文俘
軍所獲也。獲卽取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俘取注引賈
逵曰。伐國取人曰俘。取與聚義本相成。而讀俘爲俘。則
以箋說爲允。俘之或體作抱。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毆
牛馬曰侵苞。亦卽俘之段借也。

昔有成湯。瑞辰按周書史記解孔晁注湯號曰成。故曰
成湯。書仲虺之誥某氏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此
皆以成爲號也。書釋文一曰成諡也。白虎通義諡或一
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湯

苑後稱成湯以兩言為諡此皆以成湯為諡也今按諡法解周公始作則成湯仍當為生時之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為武王或始以武為號及武功既成之後又號為成耳至諡法解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殆因成湯既有其號後遂取以為諡猶堯舜亦為諡法所取也

自彼氏羌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瑞辰按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氏羌來貢此詩所咏自彼氏羌者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氏羌來賓則高宗時亦有氏羌賓服之事故因祀高宗而追溯成湯時事耳山海經海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羌氏

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氏羌其苗裔也周書王會篇氏羌以鸞鳥孔注氏地之羌不同故謂之氏羌是氏羌實西羌之一種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即西當作鮮及渠廋氏羌鮮支乃譌字也漢隴西有氏道羌道則正義所云氏羌之種漢世仍存者矣

莫敢不來享箋享獻也瑞辰按觀卦虞氏易注引詩莫敢不來賓據周語賓服者享則來賓即來享之異文又按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賓服孔廣森補注賓來朝也則來賓與下文來王義同

莫敢不來王箋世見曰王瑞辰按正義云以經言來故

解之曰世見曰來王今毛本箋脫來字又按王本世見之名亦通以爲朝覲之稱蓋王之言往王者爲天下所歸往曰王諸侯往朝於王亦曰王故下章歲事來辟箋云來辟猶來王也猶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而春秋諸侯相會亦曰會魯頌淮夷來朝亦曰同也又隱九年左傳宋公不王不王亦謂不朝杜注乃以爲不其王職失其義矣

曰商是常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瑞辰按曰商是常猶言魯邦是常常長聲相近廣雅釋詁長常也此詩是常猶云是長耳曰猶聿助詞也箋釋常爲常君讀曰如子曰之曰失之唐石經商旁增一王字蓋據箋增入

設都于禹之績箋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瑞辰按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古經傳因多段蹟爲績漢書凡功績字通借作迹是也此詩又段績爲迹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周書立政以陟禹之迹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是也詩云設都于禹之績正謂設都于禹所治之地箋訓爲功績失之文王有聲篇維禹之績績亦當讀爲迹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作迹此古段績爲迹之證

勿予禍適傳適過也箋勿罪過與之禍適瑞辰按王尙曰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謫過責也勿予過責言不

施過責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傳訓適為過者，正讀適為謫。釋文引韓詩云：適數也。據廣雅數謫並訓責，是韓詩亦讀適為謫也。箋云：勿罪過與之禍適，正以罪過二字釋禍適而下，仍云禍適者，順經文也。王尚書讀禍為過，適為謫，正與毛鄭相發明。正義云：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殊失傳箋之旨。

不僭不濫，傳不僭不濫，賞不濫，刑不濫也。瑞辰按：說文僭，儼也。僭之本義為以下儼上，引伸之為過差。濫者，媼之段，借說文媼過差也。引論語小人窮斯媼矣，經典通作汜濫之濫，禮器君子以為濫，鄭注濫亦盜竊也。正義曰：是為僭濫也。是僭濫二字同義，此承上文下民有嚴

言謂民知畏法，故不敢僭濫，非謂上之賞刑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詩以證實，不僭刑不濫，特斷章取義耳。毛傳遂引以釋詩，誤矣。

命于下國，箋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瑞辰按：命謂教令也。謂施其教令於下國也。上文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謂天命湯降臨畿內之民，則下言命于下國，謂湯施教令於諸侯與元鳥詩方命厥后同義。箋謂命湯於小國，以為天子，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詩，杜注謂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尤非詩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瑞辰按：後漢書

樊儵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韓詩之文漢書匡衡傳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衡所治是齊詩則齊韓詩同鄭君先通韓詩故箋詩兼用韓說然仍分極與則爲二義今按極與則音近而義同故通用則法也極亦法也說文極棟也釋名棟中也極爲棟居室之正中因通訓極爲中惟中正可爲法則故極亦爲法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藝與臬通臬法也則極亦法矣周禮云以爲民極猶云以爲民法也之與是古亦通用四方之極猶韓齊詩四方是則也張平子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是視蓋用韓齊詩李善注引毛詩以釋之誤矣以保我後生箋以此全守我子孫瑞辰按南山有臺篇

保艾爾後離之篇克昌厥後武之篇克開厥後皆止言後獨此篇言後生蓋變文以爲韻後生與伐木篇友生同皆以生爲語助詞非如論語後生可畏對先生言也箋於離武兩篇皆以子孫釋後字此詩後生亦但以子孫釋之不另釋生字之義正義乃云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失其義矣

松柏丸丸傳丸丸易直也箋取松柏易直者瑞辰按詩大雅皇矣篇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挺彫琢丸挺特節取詩詞注引韓

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總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引韓詩以丸爲取誤矣楊升菴讀丸如卵尤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榘謂之虔正斲於榘上瑞辰按

方斲是虔與是斷是遷對舉正與魯頌是斷是虔是尋

是尺文法相類斲與虔二字平列方猶是也或言方或

言是互文以見參錯猶桑扈篇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

交匪敖知彼亦爲匪而毛詩上彼下匪者亦互文也虔

當讀如虔劉之虔方言虔殺也廣雅虔伐刈竝訓殺是

虔猶伐也刈也淮南說林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

冠高注殺猶削也是知殺人謂之虔削伐木亦謂之虔

方斲是虔猶云是斲是虔也是斷是遷是斬伐木於在

山之時方斲是虔是削伐木於作室之際傳訓虔爲敬

固非詩義若如箋訓爲榘質必改經文爲方斲于虔而

後明又與是斷是遷句法不相類胥失之矣

松桷有榘傳榘長貌瑞辰按說文榘木長兒引詩松桷

有榘又曰榘長也馬融長笛賦丸榘彫琢義本是詩三

家詩蓋有作榘者段玉裁謂釋文本作榘說文榘字爲

後人增入今按說文延長行也引申爲長方言延長也

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榘榘皆从延聲故義皆爲長然榘

字乏言長榘字專言木長二字固不嫌複也張參五經

文字云榘木長兒見詩頌則唐時毛詩固作榘耳白帖

卷一百引詩松栢有埏埏與埏皆埏字之段借釋文埏字下舊有俗作二字下無字盧抱經本補埏字蓋卽以白帖爲據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箋以爲栢與衆楹瑞辰按旅當爲鑢字之段借說文鑢磨銅鐵也磨銅鐵爲鑢錯摩木亦得爲鑢故廣雅釋詁曰鑢磨也鑢通作廬又作鑢又作鋸考工記秦無廬注廬讀爲鑢謂予戟柄竹櫜秘或曰摩鑢之器賈疏云或有解摩鑢之器者但柄須摩鑢使滑故爲此釋方言云燕齊摩鋸謂之希今按鑢从慮聲與盧音近鑢之段借作旅猶驢矢作旅矢旅大山爲驢也鑢又作鑢及鋸猶齊通作呂也明堂位刮楹鄭注

刮刮摩也正與鑢摩同義春秋莊二十四年丹桓公楹公羊何休注楹柱也禮天子斲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尙書大傳曰栢天子斲其材而礪之加密石焉鄭注礪礪之也密石砥之也說文礪礪也天子之栢核而礪之礪卽磨字尙書大傳及說文說栢與公羊注引禮說楹畧同蓋古者楹栢皆用刮摩與明堂位刮楹制合是知旅楹卽鑢楹鑢楹卽刮楹也刮楹爲天子之廟飾而明堂路寢同之故逸周書作雜解言明堂之制曰旅楹此詩新路寢亦曰旅楹皆謂磨鑢其楹也傳訓旅爲陳箋訓旅爲衆竝失之至郊特牲旅樹旅當讀爲刻鏤之鏤以古音鏤音同

盧故亦可借作旅。旅樹卽明堂位所謂疏屏屏卽樹也。疏卽刻鏤之也。鄭注訓旅爲道亦非。又按正義云箋不解閑義。椳爲椳之長貌。則閑爲椳之大貌。據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則韓詩本訓閑爲大貌而正義未及檢。但引王肅云有閑大貌不知其義本韓詩也。

戊申十月獲此本於張華書肆昭則點清至
己酉二月二十日始得終卷曾目力於此未見大
愚然嗜此言癖終不能自休也 去來手記

